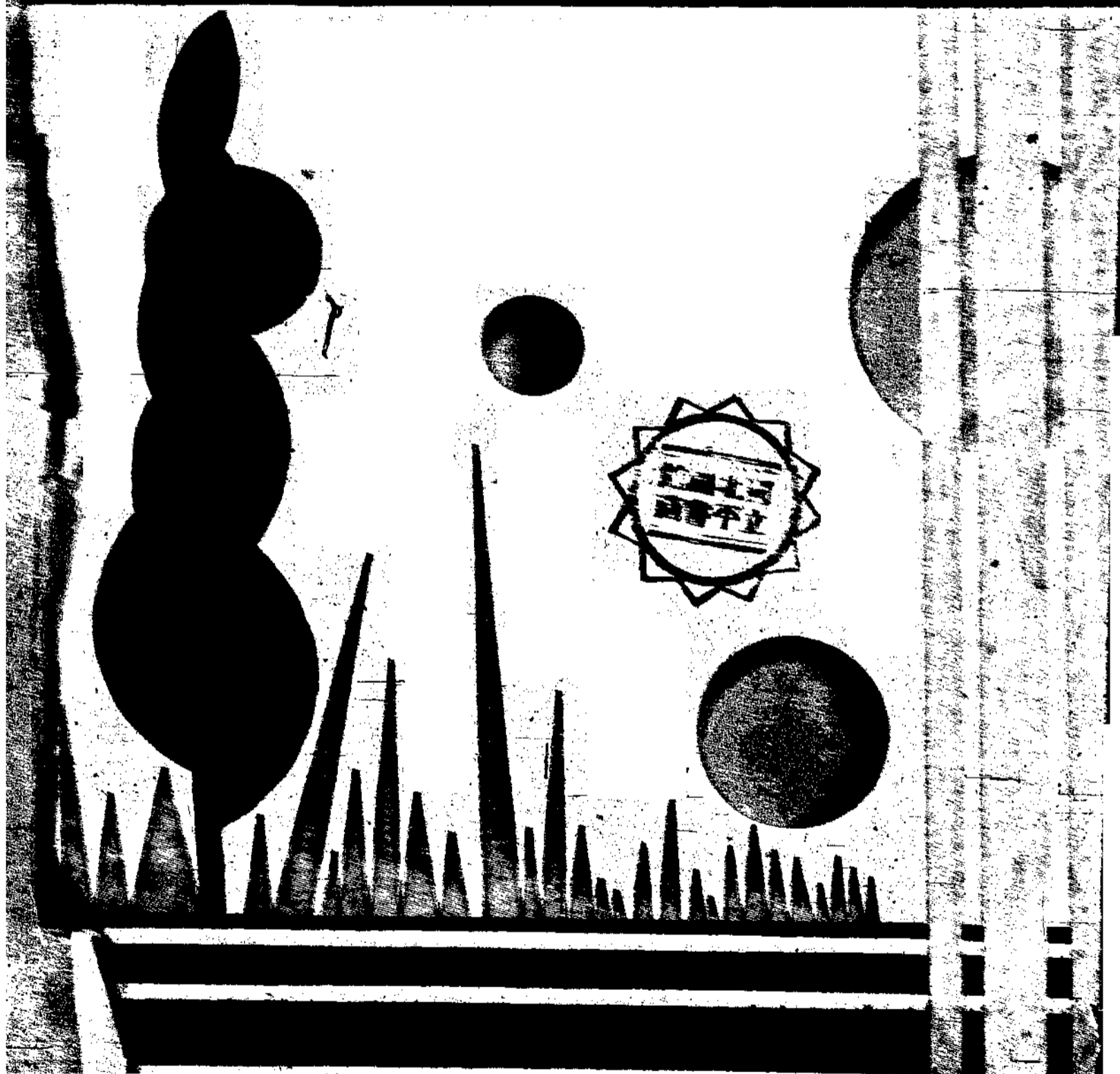


# 詩歌季刊



第一卷 第二期  
詩歌季刊  
上海雜誌公司

## 本社啓事

本刊爲純詩歌刊物，其目的在忠實地研究新詩理論，介紹世界名作，批判詩的作  
品，創作新詩歌，以發揚光大中國新詩壇。望讀者深予批評，指教惠賜大作。

## 編者啓事

本人半年來除寫詩及詩的理論外，沒有發表任何作品，乃最近在某月刊上發現與  
本人同一姓名的文章，那我不敢掠美，特此聲明。

## 本社啓事

自本期起，本刊完全歸上海雜誌公司總代售。欲定閱者，可直寄上海雜誌公司接  
洽。（舊定戶仍由本社奉發）投稿者，亦請直寄上海四馬路雜誌公司收轉「詩歌季  
刊社」。（社員及朋友通訊地址照舊。）

# 詩歌季刊表目錄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 創作

老李	.....	琳娜
大飯店	.....	沈冰
農村的春天	.....	亞平
醒紅的風雲	.....	章甫
醉舞(長詩)	.....	筱夫
打石	.....	陳子德
離魂(長詩)	.....	江蘇
離魂(三章)	.....	日可
離魂夫	.....	胡胡
離魂	.....	胡胡
離魂	.....	白雲
離魂	.....	沈冰
離魂	.....	沈冰
離魂	.....	沈冰

## 歌謠

老李	.....	陳子德
大飯店	.....	沈冰
農村的春天	.....	亞平
醒紅的風雲	.....	章甫
醉舞(長詩)	.....	筱夫
打石	.....	陳子德
離魂(長詩)	.....	江蘇
離魂(三章)	.....	日可
離魂夫	.....	胡胡
離魂	.....	胡胡
離魂	.....	白雲
離魂	.....	沈冰
離魂	.....	沈冰
離魂	.....	沈冰

中秋月……………超倫  
 早災謠……………莫春  
 打穀歌……………百靈

時調

蓋樓房……………莫春

譯詩

敗歸的俺們……………三好十郎作……………一丁譯  
 逃兵……………墨西哥米拉蒙作……………瑞絲譯  
 製紙女工……………後藤郁子作……………玉桑譯  
 故鄉……………松田解子作……………石榆譯  
 生死之間……………新井徹作……………紗雨譯  
 籠中的老鼠……………(英)Edna Jer Elliot作……………魏晉譯  
 報春的莫斯科河的流冰……………秋田雨花作……………易咨譯  
 莫斯科迎你……………維克達·格直夫作……………石榆譯

論文

五四到現在的中國詩壇鳥瞰……………蒲風  
 (附五四到現在在中國詩壇表)  
 值得歌詠的感情是什麼……………森山啓作……………石榆節譯

詩評

「東流」上的詩……………馬絳  
 生命的微痕……………羅倫

讀者之聲

讀了「詩歌季刊」創刊號……………陶羣  
 問題討論……………讀者之羣  
 異國詩人的一封信……………矢原禮三郎  
 編者的話……………編者

# 創作

## 怨只怨爸爸欠思量

蒲 風

怨只怨爸爸欠思量，

隨便把我嫁給有錢郎，

萬千哀情他不管，

媽媽還罵我學了壞樣像，

一錯錯成天大錯，

從此種下對誰同哀傷，

——唉！要是當初

我不缺一付硬心腸，

跟着我的小情哥，

縱如今乞食走他鄉，

他拉胡弦我歌唱，

我情甘愿盡人寰路，

吃盡世間風和霜。

——傲郭譯歌德詩

## 戰壕裏

左 琴 琳

海風從曠野掃過，

枯草蛇着斜陽，

河岸上彎曲的戰壕，

藏躲在暮色裏，

這戰壕是五千名兵民，

流着血汗掘成的，

沒有避過抗日的將士，

却做了逃難人的住家。

壕的西邊飛起了炊烟，

綿綿的昇上了蒼天，

壕畔坐着個姑娘，

髮辮斜滿灰塵，

棉花鞋上盡是泥土，

紫色薄棉襪，

緊裹着身子，

手裏玩弄塊煤核，

心上泛着種種想念：

「秋夜的風兒多麼爽，

長廊下聚着一家人，

趁着月光，

媽媽和姐姐起勁的紡紗，

爸爸倚着旱煙管，

弟弟滿地摸蟋蟀，

梅姐愛哼五更調，

菊妹好說免見弔孝的笑話。

春風吹的多麼暖，  
吹開了滿園的桃花，  
一手拉了雙喜，  
一手抱着丑弟。  
跑到園裏數桃花，  
吃飯的時候忘記了回家。

北風在簷簷上叫，  
雪花滿院子飛，  
炕頭上圍坐了一家人，  
媽媽拍着弟弟唱曲，  
妹妹站在炕上比手影。

創 作

風從高粱葉上吹來，  
穀穗上掛着絢爛的晚霞，  
俺走過了瓜畦，田塔，  
攜着紅辣椒，綠豆莢，……  
小弟弟跟在身後跑。  
……  
電燈忽的在頭上亮了，  
點點的燈光，像似老虎的眼睛，  
嚇跑了她美麗的回憶。

她看見了河壩上的輪船，  
煙筒插在白雲裏，  
隆隆起貨機的響聲，  
在她耳跟上喊叫。  
嚇得他心兒突突亂跳。  
「這大地方的一切，  
都和故鄉不同，  
多麼稀奇！多麼難懂！  
閩人是那麼多，  
可是事情難找。  
來到這裏才十天，  
爸爸愁得嘆氣，  
哥哥急紅了眼睛，  
空有一身子力氣，  
沒地方使用！  
鄉下人還不停的來，  
在水溝裏擄錢要上捐，  
被煤枝爭打得要命，  
回去吧？——家裏房子被兵佔了！  
住下去吧？——五口人的吃食，  
那裏去弄！——  
除非是有了神仙的本事！  
石頭會變成珍珠，  
黃土點成了金子，

「不然——」

雪花變成白米，

一陣風吹來滿地洋錢，

……

「金兒呀！下來吧！」

媽媽打斷了幻想，

摸索着走進戰場，

灰暗裏閃着媽媽的臉，

爸爸的苦臉；

繼續裹緊着稀粥，

大家含着淚水吃過了晚飯，

夜漸漸靜下去了，

草堆上拉開了被窩，

大家滾在一堆——

你擠着我，

我擠着你，

忍着飢寒，

嚥住苦痛。

期待明日的太陽。

### 寶 寶

激 波

誰把你推離我們一塊——

細手做粗活，還要燒飯，洗鍋，

你不是說你爸爸會當過官，  
享過福氣，受人抬舉？

誰把你推入我們一伙——

天天勞苦夜裏也不休，

你不是講你小時在籬笆下，

在後園中採花，如何快樂？

那些時不比我們現在清福的多？

那有這些氣氛像牛在欄裏，

輪盤飛旋出你逝去的光陰，

剩下的，只是還有一個老年的母親。

那些生活不比我們現在舒服的多？

那會忙到這樣，命都不顧，

老悶悶着老厚的臉皮騙你，

想想前情現在你的心那會不硬……

### 線

白 晴

希望在秋收後——

落得個悲哀，

他便低下頭，話也

往腔裏嚥，

又裹着沒有留戀的眼淚，  
才把田具扔到屋角裏去。  
呆望着繡滿蜘蛛的神臺，  
轉臉睜住塵封的瓦甌水甌，  
牆上「五穀豐登」的字跡，  
老就變成了白色。

灶底長着草苗，  
雞啼也高着青草。  
喂，你逃，可要帶什麼呢？  
值價的東西

帶放在二爺家裏，  
鐵門板裏又那麼重，  
將走裏的什麼痛，  
且讓它跟破門鞋鞋爛了泥吧！  
你逃，帶帶你的妻，  
你的孩子跟你的媽媽。

最難受着清苦的臉，  
對天還帶下一個心願，  
才決心往外邊兒走，  
忙裏更着個鼓滿的  
硬色的京青布袋——  
這是唯一的家寶。  
燒火棍支撐着老人的臉龐，

擎起古舊的傘，  
就吹風下雨也算好躲藏。

從自己的家鄉，  
拐到陌生的村莊，  
拖着沉重的腳跟，  
慢慢兒等天風吹到黃昏，  
又擔心歸宿的悽惶，  
勉強睜起飢餓的眼，  
向四邊的荒山張望，  
一陣寒風刮過野墳，  
心頭便湧着悲慘的想像！

將到西北邊學去嗎？  
高原也乾死了草，  
黃水沒幾千里移莊，  
更不容你往那兒走。  
就江南哪還有幾畝秋田，  
夠吹生面的路人！  
連年百姓浴着酸煙，  
這情最覺可憐！  
到嶺南哪海水去嗎？  
那兒一帶春莊也漸漸絕了炊煙，  
哦，這去向，計較不了！



他驮着千斤的疲勞，  
 任風塵塗黑玄色的臉，  
 芒鞋也踏破了，  
 仍尋不到好安息的一天。  
 俯天上映着淒涼的星星，  
 知道天黑了，便隨意卸下一身疲倦，  
 讓鎮上迢迢的燈火撥動心弦。  
 可明天怎麼辦，怎麼辦？  
 饑餓叫他趕向新的希冀的一線！

三四，十一，八。

### 老伯伯

瑞 絲

老伯伯，老伯伯，  
 你的頭髮雪一樣白；  
 你的動作又那麼龍鍾，  
 怎好還吹着狂風！

你唯一的生活，  
 在街頭巷尾走過，  
 去檢拾些破銅爛鐵，  
 來度你的殘年。

老伯伯，你怕凍了嗎？

爲其你老自說道：  
 精透了，精透了，  
 淡過了寒冬才得到春！

### 淺草行

細 胡

太陽這地西墜  
 夜幕漸漸地低垂  
 在機聲軋軋的工場中

那煤氣氣團  
 窒息了整天的勞働者

在生活鞭笞下的圈子裏

那受人呵斥辱罵的

疲乏了的小市民

這是時候了

是你們得要透一透氣的時候了

到淺草去吧

到淺草去吧

那裏的風光是百媚多嬌

緊張的空氣像海潮

那裡可使你精神奮發

恢復你整日的疲勞

燈光萬點有如那

天上的萬點繁星

但繁星那比牠燦爛，光明

電車，汽車，地下鐵路

滾滾地，隆隆地

千輛萬輛地急行，急行

都聚散在這淺草的中心

當心點，過路人

這是十二分要緊

在上車落車的當兒

腳要快，眼要靈

不要給那風馳電掣的市虎

碾斷你的腿，噬了你的老命

不論那一條大街小巷和

那空曠的觀音堂

到處是人山

到處是人海

到處是集合的上帝的羣羊

你也擠，我也擠

這兒也擠，那兒也擠

決沒有給你在中間觀望的餘地

在這廣大的人潮中

也決沒有你個人自己的意志

可是——

你心坎裏切應記取

你不要向後翻

你不要出軌

靠左邊走

莫落後

莫爭先

這才是你走得通的路線

你順着左邊走吧

你自會給大眾一湧向前

電影街

光華美麗的世界

那百光千色的活動的電虹燈呀

你不要迷惑

你不要駭怪

那是科學的能力

那是勞働者管理着的機器的動態

不信但看那北國的兄弟們

他們多英勇

他們多偉大

他們以集團的自己能力

創造了電氣化的新世界

要是你飢腸轆轆在雷鳴

忍着疼，你睡杯熱酒吧——

這不化幾文錢——

充實你的精力罷

你還要面對你的明天

要是你還要看些世故兒

那你也不妨到咖啡館過過幾遍——

那裏有悠揚的音樂

那裏有水汀的暖氣

更有那如花少女臉

殷懃獻媚

——爲着金錢

從這裏——

你當得到更深的認識

認識這世界是怎樣的東西：

用你們的手和

你們的汗血所造成的文明廟

畢竟是誰人在享着福利？

可是——

你也不必傷感感

在那裏款款留戀

——你自有你們的明天

你們的明天呢

是現世的另一面

回去吧

回去吧

你們還要到明朝大清早起

走進你的工場

走進你生活的圈

別放開你們的手

你們抓住的

正是時代的巨輪

一九三五，一，二。于東京

## 開墾夫

日一向

麵包支配了他們的命運。

他們一個個都着定了棺掛，

祇等那突然的個時辰，

黑坑裏召去了他們的生命。

監禁，鞭，水，火，煤灰，爆發，

死骸，腐爛，蚊，黑，黑。

有時昏黃的安全燈下既然也

搖撼出個勇敢；

也會過像死穴的饑且憧憬翼勝——  
但他們沒有主人的武裝。

這巨坑像座染織機，  
朝晚不息地工作，  
吞進青的去吐出黑的來，  
勞働者的血肉  
從這裏  
織成了資本文明的燦爛衣裳。

### 義勇軍三章

江 灘

#### (一) 敗退

沒有掩體，  
也沒有壕溝，  
在森林中放哨，  
在深山裏奔走；  
爲了土地，  
生死，就從沒顧到。

三八式，麟春式……  
雜牌的槍枝，  
還有我們那  
血跡斑斑的大刀；

向着招展的太陽旗，  
我們，我們戰鬥。

跨過死屍，  
(我們兄弟的)  
在火藥煙裏衝鋒，  
和死亡握手；  
血濺的平原上  
我們的心，叫嘯。

溜散彈，燃燒彈……  
人肉的腐嗅；  
原野迢迢，  
敵人的太陽旗猶笑，  
我們，炮火底下，  
像喋血的獸。

炮火在天空怒吼，  
死亡往來匆匆，  
坦克，飛機……  
立體的戰鬥；  
泥土裏的我們，  
我們敗退了。

說不出的辛酸，  
回望田園的炙焦；  
掩護着我們的血旗，  
緊握那武器槍枝，  
向着邊境，  
退却，我們敗退了。

(二) 歸來

回來了，  
不是凱旋，  
一路風霜，  
沒時候去揮它一揮。

十二月的風沙，  
送我們橫過西伯利亞，  
對着陌生的臉，  
我們第一次互道寒暄。

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知道  
有異國的同情，關心；  
我們之間沒有你我之分。

他們來慰問，稱頌

稱頌我們；  
我們回報的是：  
羞愧的心，感激同情的淚。

在紅場招呼我們，  
就如同他們的上賓；  
這樣地殷勤，  
有過於照顧他們自身。

在莫斯科幾月，  
我們都幾乎忘返，  
因為這兒  
是沙漠中的甘泉。

可始終還不能  
把我們的兄弟，田野忘懷，  
於是輾轉地  
踏上了歸程。

陸之沙，海的風，  
異國兄弟的手擺動，  
望一望遠方揮一揮帽子，  
果敢地兼程。

歸來

到大地的懷裏——  
我們澆過了血的，  
誰，給塗上了污泥。

我們被收容了，  
等待着安插，救濟；  
我們，我們的妻眷  
也就開始了顛沛流離。

遼遠的國度  
給與我們火的記憶，  
當我們在流離，  
我們的心照耀着枝火炬。

悵惘着天野，顛連，  
蘊藏着星火  
我們歸來了，  
可不是凱旋。

(三) 水的流年

似水的流年，  
一，二，三，  
記憶

火似的燃，  
大地，母親，  
我們渴望着回返。

長白山前的森林，  
江畔的黑土平原，  
大凌河的浪花  
衝激着我們的愛戀，  
過去了  
都祇是似水的流年。

年年，復年年，  
飢餓伴着我們顛連；

平原上  
同伴的血還未乾；

森林裏  
還存着我們遺下的槍桿；

河浪中  
漂蕩着我們的心和胆。

我們一定要回去，  
擁着我們的信念，我們的心，  
沒有猶疑的，一顆心。  
讓我們回返！

爲了同伴，  
爲了生存，  
大地——我們的母親。

## 打石

陳子鵠

我們是打石的人羣，  
赤腳踏過早晨的山墩。  
手裏握着鑿子和錘頭，  
沙粒黏着腥紫的疤痕。  
金鞭驅我們走入深山，  
石塊吞沒了我們的青春。  
鮮血噴成了火花，  
臉孔打出條條的斑紋。  
眼睛磨成石面的細粒，  
散光鏡下透出鮮血的州郡。  
照常我們鑿破了早晨的朦朧，  
鑿尖又擊出個黃昏。  
酸汗流進山澗的涼泉，  
夕陽在山後沒了我們。  
晚風送着鑿石的聲音，  
宇宙在肚裏混沌。  
霧靄是我們嘴裏的噴煙  
亂石馱着我們心中的悲憤。

黑暗慢慢塞滿了深山  
沈肅葬着杜宇的餘韻。  
鐵鏈繼續舞着天空  
石頭迸出火星在暗中燒焚。

## 骷髏

愷夫

乾枯了的骷髏——  
破碎了的農村。  
村裏只有坍塌的房屋，  
村外只有疊壘的荒墳！  
忘記了是從什麼時候起，  
以前却決不是這樣的。  
變化是來得太快了！  
沒有人能阻攔，也沒有人能躲避。  
也許，這就是命運；  
也許，這就是報應；  
可是！我們敢對天起誓：  
「天哪！我們沒有做過一點壞事情」。  
我們仍奮勁得像牛馬；  
我們仍溫柔順得像羔羊；  
我們把一切該作的，統統作到了，

像我們的祖父和祖宗一樣。  
可是，境况却大不同了，  
好日子永沒有再來，  
祖父死去了，  
也死去了他的時代。

人們是記得祖父的時代的，  
它樸素，輕鬆，而且優美。  
它靜穆得像座深山，  
它平安得如池清水。  
原野裏蹲伏着古舊的城牆；  
原野裏蹲伏着疎疎落落的村莊；  
一切都是嚴峻的，堅固的，不動的，  
彷彿永遠，永久會這樣。  
人們永遠是那麽簡單，親切，而渾厚  
也永遠照着祖宗走過的道兒那麼走。  
古廟的鐘永遠是那麽單調的響，  
小河的水永遠是那麽緩緩的流。

創 作

每逢太陽還躺在床上做夢，  
田野裏早散滿了愉快的喧聲。  
溼潤的土香是那麽醉人！  
清晨的氣息是那麽甜靜！  
禾苗像姑娘那麽輕盈而羞澀，

你一碰到她，就微笑的扭過腰支。  
這時候太陽會笑紅了雙臉，  
白雲也羨慕的停住了不願意再飛。  
每逢太陽疲乏的躲到家裏去。

人們也回來了，興憤的臉帶着土泥，  
炊煙也伸長身子望着歸人，  
這時候飯的香會飄滿全村。  
夜給人們帶來了休息，  
親切的談笑聲，流在每個角落裏，  
啣着旱烟的嘴，慢慢的講着千年的事，  
不會厭倦的，一次，一次，一次……  
暗小的黑油燈照着褐色的土牆，  
孩子睡了母親們還紡織着，做着衣裳。  
等到夜深了，家家閉上柴門，  
一切寂靜了，草屋裏送出斷續的鼾聲。

每逢過年過節的那幾天，  
放下工作，人們的心上跳躍着喜歡、  
僅有的乾靜衣服都穿上了，  
年輕的女人們也換上紅綠的衣衫。  
家家的廚竈裏透出了肉香，  
薄薄的酒暈的紅也飛到臉上。  
互相饒送着，互相祝福着——  
菩薩會保佑的，保佑咱們全鄉。



祖父的時代，是平靜的，沒有一點風浪；雖然也窮苦，但沒有連年的饑荒。辛勤的，儉省着，總還有飯吃；辛勤的儉省着總還有衣穿。

從什麼地方湧來一股洪流，漫沒了原野，漫沒了山谷。古老的鄉村的堤被衝破了！把祖父的時代也一起帶了走。

鐵軌穿過田野，越過山河，火車奔馳着，怒吼着，像條毒蛇，血紅的巨口狼吞着土產，血紅的巨口嘔吐着洋貨。

從那里來的呢？我們從來不認識，天天換着新花樣認不清這些名子。一切都慢慢的變更了，帶上頭銜什麼都是洋貨，即便是一點鍼線，手工製品再沒有人來過問，

美孚油流到僻野的山村；晚上再聽不到紡車嗡嗡的響了，織布機上也厚厚的蓋滿灰塵。

據說也換了什麼新時代，

但稅捐却像急流一般的湧來！

數不清的，什麼都要有捐；

就是糧賦也不知一年要納幾年！

戰爭像黑夜，沒有一天不來臨，

砲火的毒焰，怒蒸着莊村。

搶掠，燒殺，牲口也被牽走，

房屋，什物，什麼都化成灰燼。

地租像一條永久的鎖鏈；

僅有的自田也變成租田！

不夠自己的吃，也得全繳；

終年的辛苦只能剩下疲勞！

咱知道借債是個魔窟，

但，也只好自願的跳在裏頭；

利息瘋狂的滾着，傾刻變成高山，

有限的血肉啊，才夠咀嚼幾天？！

商人像臭蟲一樣繁殖！

鼓着肚子吸吮着，永沒有休憩。

每個角落裏都印上他們的血跡，

密密的網裏，不會跑掉一條魚！

我們的血無止息的晝夜的流，

流……流……流……

從村，流到鎮，從鎮，流到縣，

流到了都會，也飄過重洋。

流滿惡魔們的倉庫和錢箱！  
 流滿惡魔們的錢莊和銀行！  
 流滿無數的一本本的存款簿！  
 流滿無數的聳天的高樓和洋房！  
 看呀！這滾滾的紅波浪！  
 聽呀！這花花的洶濤的響！  
 我們的血 flowing，流……流……流……  
 惡魔們慢慢的胖的快要脹死，  
 農村的臉却一天比一天更黃瘦！  
 惡魔們隔着海洋緊緊的握着手，  
 他們會意的猶笑着，互相點點頭。  
 他們散佈了各種樣式的吸血管，  
 讓我們的血無止息的晝夜的流！  
 兇暴的吸吮榨盡了精華，  
 鋼牙裏吐出糜爛的渣渣，  
 森森的白骨撒滿了曠野，  
 腥臭的紫血染黑了泥沙。  
 原野裏沒有了昔日的農村，  
 農村裏沒有了昔日的農民。  
 遍地只展覽着乾枯的骷髏！  
 荒墳裏野狗嚼着死屍！  
 到處是死一般的冰冷的陰森；  
 灰色的淒涼籠罩着莊村；

圍牆籬笆都傾倒在地下，  
 古老的土產也吐着連續的呻吟，  
 塌下的屋簷飄蕩着蛛網，  
 再沒有修補過，即使是缺了門窗。  
 地下亂堆着廢土碎瓦和爛磚，  
 這傾倒了的也不知是那家的牛欄？！  
 這裏再難看到紅潤的面龐，  
 歡笑再不肯發到人們的臉上；  
 皺着眉頭的憔悴的臉，  
 皺着眉頭的憔悴的臉，  
 一張，一張，一張，……  
 一樣的黑瘦，一樣的黄！  
 生活在人們的臉刻滿了憂愁；  
 飢餓的肚子，使他們抬不起頭，  
 破的布片裏露出條條的肋，  
 枯乾的軀體裏已再榨不出一星兒油！  
 沈重的疲勞，磨盡了眼睛的光輝，  
 田畔，屋角也都流過了辛酸的淚！  
 再聽不到愉快的喧雜的喧聲，  
 也不再聽不到親切的家常話；  
 相見了，只有一句的：——  
 「唉！唉！怎麼過呢？天哪！」  
 「唉！唉！怎麼過呢？天哪！」  
 孩子們變得非常愁悶而沈靜，

閃躲在黑暗的角落裏像個幽靈。

骯髒的糞土砌滿了全身的肉，

瘦小的身子只剩了一顆大的頭。

門前再看不見抱孩子的，整齊的女郎，

(也許她們成了婢女，也許她們當了妓娼。)

破牆的角裏老頭子曬着太陽。

再看不見雄壯的騾馬，

再聽不到隆隆的車聲，

只有喪家垂死的餓狗，

懶懶的拖着瘦長的影。

餓着肚子也得拚命的耕作，

黑谷洞兒的就爬出了破爛的被窩。

沒有鋤就用手拔草，

沒有牲口犁也用人拖。

乾燥的土熱燃燒着飢餓的心；

酸臭的汗溼透了衣襟；

太陽的怒射刺暈了雙眼，

難堪的疲乏痛擾着全身，

以前也許就吸袋煙在地邊上坐一坐，

現在，却只咬緊牙照舊工作。

眼酸了就慢慢的拐着走，

手破了就任它鮮血浸浸的流！

拚命的工作，一直掙扎到黃昏，

拖着沈重的身子，蹙回莊村。

再沒有沁心的飯香，只有腐爛的野菜和南瓜，

但這已是萬幸萬幸了！

看冒着燒煙的才有幾家？！

當夜撒下了黑暗的幕，

烏鳥鼓動着黑翅，送來了哀呼；

黯影裏蠢動着猙獰的惡鬼，

荒郊裏豺狼們也在馳驅。

抖顫着的空氣像死一般的冰冷，

從那裏飄來一聲微弱的孩子的哭聲？！

「啊！啊！餓呀！媽媽！肚子疼！」

「唉！唉！睡吧！睡吧……」

哽咽的聲音沈入了悲風！

人世間有誰可憐這些豬狗？！

只有無邊的悽慘在黑暗裏流！

月亮用雲帕掩上了淚眼，

草木低低的哭出了露珠。

糧價像落潮那樣慘跌，一石糧食才能賣幾錢！

不要說常鬧着水，旱，就是豐年也是災年！

團警的怒馬湯起了灰塵！

催捐的銅聲傳報着凶音！

債主頻頻的送着猶笑！

討租者也突出了粗暴的青筋！  
求饒，磕頭，有什麼用？！  
眼淚那會打動鐵石的心？！  
浴血的皮鞭作着鬼嘯！  
陰溼的土牢擠滿了囚人！

辛苦終年只是一場惡夢，  
碰碎了，飄散了，一切都成空，  
除了沈痛的疲勞我們再無所有，  
有呢，是天上的白雲和刺骨的寒風。

當狂風擁帶着飛沙怒號，  
凍了的黑雲滾動在天霄；  
快倒的破屋伏在冷風裏戰抖，  
凍殭的身軀縮在破布裏顫搖，  
死神的鐵翅儘情的飛舞，  
一陣痠擊接着一聲慘呼；  
抽動幾下眼前一片黑雲，  
冷溼的屋角裏倒下殭硬的屍身！  
……

創 作  
原野裏滾着飢寒的死亡的風！  
滾着，滾着，到南，到北，到西，到東！  
從這村到那村，從這城到那城，  
風靡了大地，滾成巨大的吼聲！

「飢餓呵！……飢餓呵！……冷！……」  
「飢餓呵！……飢餓呵！……冷！……」  
「飢餓！……飢餓！……」  
「冷！……冷！……」  
是地獄裏的鬼叫？！  
是天地在悲號？！  
是預告着暴風雨？！  
是海水帶來了浪潮？！

黃風吹大野；  
土道豎在前途。  
一羣灰色的，骯髒的，襤褸的人羣，  
默默的，慢慢的，一步挨一步的走。  
推着，推着，背着，破爛的行囊，  
厚沈沈的土鋪在每個的身上，臉上。  
小孩子放在筐裏，大些的跟着走；  
遲鈍的眼光望着前面，怕回頭！  
——後面是家鄉！  
但遙遠了！遙遠了！不堪回想！  
現在，什麼地方是歸宿？  
前面，是無窮盡的跋涉和旅途！  
疲乏，飢餓，緊緊的扣住人們的心，  
儘自走着，沒有一點兒東西沾着唇！  
孩子餓哭了，乳頭已經乾癟！

沒有辦法的母親的心，一聲一個裂！

也許，有一星兒光明在前頭，

也許，同樣是些死亡的墓！

但這真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

他們只有一顆簡單的心，是要活！要活！

走着，……走着，……走着，……

但沿途同樣是飢餓的人羣，

同樣是糜爛的破碎的村落！

那裏沒有飢寒。那裡是天國？？

這崎嶇的分歧的道路呵，

又該走那一個？！那一個？！

天上已經只剩了一絲兒夕陽，

彎曲的道路作了個？號在前方，

冷風吹着，黑暗就要襲來，

疲乏的飢餓的人羣，開始在徘徊。

……

黑暗沈重的壓着大地，

大地上怒號着憤怒的風！

原野裏高燃着炬火，

炬火下蠢動着無數的影，

黑暗裏看不清他們的面目，

好像是同一的身軀；

他們都伸了一雙大的手，

好像是要什麼東西。

風號着！吹過原野，高岸，高山！

風號着！吹過森林，深溝，大川！

括天下都是呼呼的風聲！

風送着霹靂的吼聲，

「飢餓！……飢餓！……飢餓！……」

「要活！……要活！……要活！……」

「冷！……冷！……冷！……」

「還我們血！……要活！……」

「……」

「……」

——是猛水，衝破了堤岸？！

是山裂，暴發了山洪？！

是火山，怒噴着烈火？！

是天塌了，大地在動？！

讓黑暗去吻着廢墟沈醉吧！

黯淡的天也許不久就要亮。

無數巨大的黑手，

從地下托出太陽！

## 腥紅的血霧

(送友人東渡的一個小禮物)

韋庸

腥紅的血霧，  
佈滿了漫漫的長空；  
太平洋上的旋風，  
捲起了洶洶的駭浪；  
朋友，  
乘風，破浪，  
硬着頭皮！挺直胸！  
踏上富士山巔，  
看透人類的屠場；  
我們期待着。  
在你雄壯的歌聲裏，  
聽見隆隆的聲響！

那轟然高聳的洋房，  
那地下室裏的奴隸，  
那扎扎的機聲，  
那被吸去了血的大衆，  
異邦，故國，  
有什麼差別。

——你說，  
你有的，是三腳架和小小的鏡箱；

我們期待着。  
在你生活的留影裏，  
看見整個扶桑。

朋友：  
你暫時忍受的是：  
帝國主義者的鄙夷的目光；  
可是，  
那兒也有我們的兄弟，  
把他們和我們結成鐵樣的鏈環吧！

十二，十七，三四。

## 農村的春天

亞平

太陽吐出明媚的光芒，  
萬物從春風裡蘇醒，  
這兒，一切景色和往日一樣呢，  
爲什麼沈悶的叫人心痛？

黃狗兒那裡去了，  
雞也不鳴，  
水桶埋在泥裡，  
草在敗垣上叢生，  
場園裡不見孩子們嬉戲了，  
柳絲下斷絕了牛羊蹤影。

池水又綠了，美麗的  
波紋再沒有鴨兒泅泳；  
祇那似雪的柳絮，滿天亂飄，  
破簷下，家雀無力的哀鳴。

田間也冷落了，塵砂掩沒了畦徑，  
阡陌裏，螻蛄自由的挖掘穴洞；  
縱有婦孺驅着瘦牛春耕，  
但租稅的苛繁，使他們不敢望秋日的收成。

## 大飯店

這飯店的確很高，很高，  
十層二十層插入雲霄。  
你用不着仰頭發歎，  
裏面的一切我都明瞭。

從這裏是一塊空地的時候起，  
我們親手把這樓的地基打好。  
一天天，我們把汗血去拚命，  
一月月，看見這牆基層層升高。  
夏日裏，太陽在高空炙得你心炸，  
冬季裏，北風在半天吹得你發狂。

## 流 冰

我們爲了誰？爲了生活？  
把時間在辛苦裏磨消；  
有的在地上拚着兩手的力量，  
有的在半空冒着一身的心跳。  
汗珠混着雨水，  
太陽合着沙灰，  
誰管得了苦辣辛酸。

我們幾百顆心合着一個希望，  
望這房屋造得幾千層高，  
管他媽的都市繁榮，點綴。  
我們不過想靠他多吃兩頓麵包。

裏面的佈置你做夢也不會料到，  
那地板你就難得站牢。  
華貴的裝飾我說不出一個名字，  
只要用手摸一摸便會心跳。  
聽說那幾萬塊光滑的花磚，  
一塊便够我們買十天的麵包。

等到最後的旋釘裝好，  
鐵門便在我背後關牢，  
從此我們祇能在門外張望，  
裏面祇給享福的人們逍遙。

這飯店的確很高，很高，  
十層二十層插入雲霄，  
你用不着仰頭發歎，  
現在這一切你可都明瞭？

一九三五，二，十七夜。

## 老李

琳娜

痛苦緊扎住心房，  
疲勞偷走了健康；  
他混沌的睡在夢裏，  
照例不脫那隨身衣裳。

鐘！鐘！晨鐘又響了五下，  
揀着疲倦離開木板床。  
「懶貨！昨晚爲什麼不掃淨院落！」  
主人的叱聲迸自紗窗。

一生的牛馬生活，使他  
沒掙得一剎快樂時光。  
但他有種新鮮希望：  
（我兒子決不會和我一樣！）

## 航海

陳子鶴

我們將大帆張起，  
全身抱住柁槳，  
腳根釘緊舢板的橫軸，  
生命咬在牙關上。  
眼珠滾着碎碎的山丘，  
神經爬着搏鬥的邊沿，  
胸部挺住天空，  
皮膚射着流彈的水濺。  
秋風猛壓桅桿，  
帆繩纏着頭髮飛揚。  
白浪圍擊傾斜的船身，  
宇宙在船裏擺漾。  
一個波濤有一點血汗，  
海水衝着我們的心弦。  
澎湃是我們的聲音，  
沒有一些震顛。  
陽光照着我們的希望，  
藍的大海浸着藍的天邊。  
金焰將精神撐起，  
火一般燎亮。  
我們在白沫中湧進，  
朝着王國在天邊輝炫。



## 五月

周 濤

又是一個五月過了，  
新聞紙上滿塗了平安！  
青年人當街奔跑，  
見不到五月里的同伴。  
「這里曾有過血染的頰牆，  
那兒早已埋著大衆羣的頭腦。」  
青年人一一地記着；  
記着這喧紅的五月過了。

又是一個五月過了，  
街頭上新豎了幾座洋房，  
軍憲的槍刺特別地晃亮，  
却沒有一個人再在這底下「叛亂」！  
血色的史乘已經腐蝕，  
火熱的太陽仍在醞釀，  
他們刻刻在想；  
第二個五月必會昂揚！

一九三四·六·二·在平北。

## 星

袁 勃

縱然我早已成了殘軀，

心中的火力確未曾停過呼吸。  
每每到混濛的夜，  
活躍的希望還寄托到天上。  
(那並不是睡着眼作夢)  
請看，星，在我生命  
裏結了結，躲在  
空曠的靜靜的天空。  
(星，是刻滿了人類鬥爭的烙印)  
星，我感謝你，映着  
眨眨的眼睛。  
對了不幸的人們，  
橫溢着同情的淚還一直  
顫顫的戰慄。……  
回憶兩年前，爲了我  
受了傷還未救回的身體，  
星，我怎不感謝你，  
你這良好的伴侶呢！  
那時，星，我也曾  
流過眼淚哩！我的傷心：  
並非怕那山崖險峻，  
也並沒有顧到風颶得多麼緊，  
更不是爲了小鉛彈深深嵌進。  
啊！確爲了你，星，  
你熠熠發光的眼睛。

你，星，隱隱的向我目語：

「戰鬥，拚命，流血……」

爲了爭取大衆的武器，

命運這團團兒是脫不掉的，

但，爲什麼有一些同一命運的人，

偏要替別人肉搏，替別人打仗，

傷害自家勞苦的兄弟？」

這些話，使我飲泣，使我憤激。

到如今，星，我看見你，

心中還是酸溜溜的。

不是爲了我慘廢了的身軀，

唉，悲哀那些不爭氣的人們。

一九三四，十一，於故鄉。

## 黃昏

白 瑩

黃昏了，

晚霞的街邊，

行着，行着，

一批批的一批批的，

垂低着頭，

深怕醜惡的人形，

玷污了聖靈的眼。

每隻腳底起落，

給宇宙來個細微的騷亂；

掀起人們一些罪惡的斜視

嘴邊響着微弱的贊嘆，

每雙眼閃爍着，閃爍着，

像黑暗中夜貓底雙睛。

她們手心抓緊手里的小包，

真怕天空會掉下無邊的災害。

一雙家鄉的細腳

揚起了萬丈塵埃，

真想牠變個都市的鍋蓋；

那樣都市沒有了挪揄

每座登天樓完結他們生命，

地層重新地翻起，

陷入滾滾的地心。

可是這些，已無可重溫，

每個黃昏時都會穿過她們神經。

走盡了晚霞，走盡了黃昏，

摩天樓才迷糊開眼睛，

嘴邊又開始囁嚅着蕩人的歌曲，

周遭是靛郁的血腥。

一步步一步步地他們跨進了另一個世間。

那些房屋又是一個模型

和剛才的全然不同，

一間擠着一間青草開滿了屋頂。

這邊的地殼也是異樣，

整個的表面伏滿了陷阱，

她們底腳心藏滿了謹慎；

一步懸着一個疑心，

深怕那突出的有更多的虛無，

他努力攫取一個留停；

望望前面的道路，

是否閃爍着光明。

這些這些是她們人生的認識；

一條鐵鍊教育這些生命，

偶而一個鬆了手，

那可不是不留心，

她後面跟隨着一大羣，

緊緊地牽住她底衣襟。

喘息着，喘息着；

鬆口氣，她放下了擔心。

從今，天天臉上掛着微笑；

（這微笑的苦澀只有她才嘗過。）

夜夜從荒廢的古井又飄起來天臭。

你也不會懷疑，

這低卑的生活使她變的虔心，

又在心底羞怒的火熄下，

熔成了卑鄙的灰燼。

她不敢想到同伴底嫉心，

也不敢翻看同伴底諛詞，

宇宙間的雜垢都堆到身上，

一點點地一點點地像落葉的蕭蕭

如今的黃昏

真像是天堂也像是地獄，

每秒的滴答奏起了，

歡欣或是哀傷的歌曲。

一雙雙的細腳踏上了親熱的台階，

屋里宿滿了殘酷的憂鬱，

每個眼光負載着生活的重壓；

滯重地，紅絲爬上了眼珠。

今夜的燈光又要放在針尖；

一針一針用精神撐着小心，

眼皮兒拖着沉重；

衣縫間裝進了寒風。

一針一針將富入底衣縫縫緊，

一顆頭垂下又揚起，

手兒遲慢了，燈光暗淡了，

睡眼將眼兒合上，

手間鬆下了衣衫，

頭兒才倚桌上邊，

工廠的汽笛又在耳邊吶喊。

廿三年十二月廿日完

## 萬里長城

——大衆合唱詩——

羅女士

肚子又餓，怎還能調泥搬磚？

民甲

是誰逼着我們挨餓？

是誰逼着我們受寒？

是誰逼着我們別父母，

離妻子，拋棄了家園？

大衆

遲早要凍死，

大家快罷工。

民丙

三天來凍死了一萬八千，

你沒聽見嗎？天天有

母親哭兒子，兒子哭爸爸，

年青的媳婦哭黃天；

我們雖說還活着，——

誰能擔保到明天！

大衆

秦始皇！

秦始皇！

民乙

兄弟！快別高聲叫喊，

捉了去，你的命……

前天殺了老五，今天

又捉去了老黃和老三。

大衆

不能等死！

不能等死！

民乙

我們快要生還，

我們快要生還，

我們工作已三年，

春暖花開時，

大家就調轉，

創 作

民甲

橫豎是死呀，命難保全！

你看地都凍裂了，

石頭凍碎了，

肉都凍黑了，

回家鄉，與骨肉團圓。

民甲

你真是愚蠢呀，愚蠢的可憐！  
修「萬里長城」的，你看見，有幾人能夠生還？

大衆

沒有人能生還！  
沒有人能生還！

民丙

再不要受欺騙，聽官家的蜜語甜言，  
你不見李四叔都白了鬍子，  
張大哥都變老了臉，——  
他們來時比咱們都年青呀，  
現在沒一人有調回家鄉的希望。  
這廬城呀，等到修成時，  
不須一千，——也要八百年，  
我們的骨頭在這兒都化成泥了。

民婦甲

我走遍陰山，  
找不到兒子的屍身。

民婦乙

爲找丈夫骨頭，  
別家已三年。

民丁

長城修不完，  
長城修不完，  
長城修不完，  
長城修完人死完，  
長城修完人死完。

大衆

趁着大家沒有死，  
聯合起來快造反！

民甲

他要運盡天下瓦，  
他要用盡天下磚，  
他要拉盡天下民，  
他要花盡天下錢，  
他要用統治的手掌，  
掩住了光明的太陽，  
他是亘古的暴君，  
他是大衆的敵人。

大眾

打倒亙古的暴君！  
打倒大眾的敵人！

民丙

說什麼修城擋匈奴，  
匈奴也是咱們的兄弟，  
匈奴也是咱們的姊妹，  
匈奴也是上帝的兒女，  
匈奴也是世界的人類。  
他想毀滅人間的真理，  
獨做個萬世皇帝。

民甲

他想毀滅人間的真理，  
他想獨做個萬世皇帝。  
他不管四萬萬同胞號寒啼飢，  
他不管屍骨暴滿了中華大地。  
有多少母親盼兒歸？  
有多少妻女守空幃？  
有多少沃田沒人耕？  
有多少禾稻沒人耘？  
有多少田園荒廢了？  
有多少家室離散了？

有多少人跳到長江裏？

有多少人死在黃河裏？

有多少人被官兵拉了去？

有多少人囚禁在牢獄裏？

有多少人敢怒不敢言？

有多少人凍死在居庸關？

這，真理的叛徒！

這，殺人的魔鬼！

大家一齊起來，

打倒這真理的叛徒！

打倒這殺人的魔鬼！

大眾（咆哮，合唱）

大家一齊起來！

大家一齊起來！

打倒真理的叛徒！

打倒殺人的魔鬼！

## 天橋 ●

這兒卑污的，都是的角落，

這兒，掙扎着剩餘的人羣。

黑的，黃的，白的——石灰臉。

今  
及

這一堆不完整的男女  
是舊麻袋裏的破銅爛鐵，  
出賣找不到一個雇主  
拋下最低的價錢。

三尺高的小女孩含着眼淚  
扭捏地做個媚樣，  
半百的漢子舞着彩衣，  
把粗俗的俚曲唱給看家，  
看家們交談着：鄉下來的。

一個小夥子翻弄着千斤石，  
百十顆心都驚服了；  
倏地，石子拖下肩，  
英雄底崇拜者們走散了；  
收起笑臉，把苦水往肚裏咽。

「先生明天您有一筆財。」  
燃起了若干希望的火；  
心頭的付量：造定的命苦。

相士的妙算留給自己占卜  
——除去地捐，一家子沒有嚼穀。  
抽嘴的小丑嘲罵着豬似的人生，

爲憤懣着的人們吐出了  
深藏胸腔裏的，沉積的痛恨；  
他會討歡喜，也從不遺忘  
一個可怕的暗影：二道壇門①

這兒是卑污的，都市的角落，  
這兒，浮沉着幽靈般的人羣。  
布的，麻的，綢的——人造絲，  
裝飾着半斯文的骨架  
從電車站款款地踱過；  
握着不甚飽滿的錢袋，  
把時光丟向清茶盃裏，消磨。

踢着兩隻不平衡的鐮刀脚，  
在人海中，泛濫頭油底惡香。  
是殘敗了的血肉，迷惑  
那孤獨着的靈魂，沉醉  
四聖廟與蓬花河底土坑。②

背負着三個月的徒罪，  
迫隨，依偎，親暱，  
玩弄魔鬼的伎倆，竊取。  
沒有恐懼，沒有顧忌，

——習慣了短促的鐵窗滋味。

兩三個一夥，扮演拙劣的圈套。

以解剖了的銅錶，炫示，

挑動暴發戶的慾求。

他們，渴望着釣上貪利的瞎子；

在燒餅棚裏，把一天過了。

一付落難的行裝，應和了

肌膚上生着真的，假的瘡傷。

口聲聲，哀喚着善人憐憫；

緊抱着空虛的生命，夜晚

鷄毛店裏，寄托無牽掛的心。

這兒是卑污的，都是的角落，

這兒，也迴巡着獵犬似的人羣。

軍裝，制服，便衣——黑大褂。

鷹的銳眼，虎的搏力，

靈敏地，迅速地，無間斷地搜索；

要抓取社會安全底擾害，

放在法律面前，充做犯人底角色。

那行蹤詭祟的流浪漢，

與灰色的家人糾纏。

交易——是一種神秘的奇貨，

一星星，一點點，從

火柴光裏，解脫麻木的線絆。

——人肉企業底經營。

小飯館，流行着悄聲的談論，

談論——姿質好，年紀輕；

啊！酒肴填滿他們的枵腹，

別人妻女底青春，化爲商品。

強按住驚悚的脈膊，

懷藏着艱苦的收穫，

（這收穫，是沒有本錢的生意。）

到東大市，投給苛毒的小販，④

兌換——亡命底價格。

堅忍，塗上了脆弱的身軀，

枯瘦的手，拂去廣漫的黃沙，

掘翻古老的墳墓，以真理的

甘露，浸潤千年風化了的僵屍，

傳播下，背叛的種子。

這兒是卑污的，都市的角落，



這兒，零亂的人羣擁着死寂的歲月。

一九三五，一月。

●在北平永定門內，是下層社會底市場，與大都市的繁榮永遠走着相反的路子。

●先農壇，在天橋的邊緣上，是一個有名的刑場。

●這兩個處所是最陰森的妓院底中心，在天橋底西北隅。

●在天橋底東部。這裏苟延着各行買賣的小企業，他們的營業狀況是賤價的收買與出售。

### 恐怖之夜

亞平

冷風從敗垣上吹來，

暗淡的星光，照上草棚，

她抱着餓癆的幼兒，

手扒着窗櫺諦聽：

拍——拍拍拍——

前街槍聲又響了。

狗不吠，鷄也不敢鳴，

吱——吱——吱——

彈丸戰慄的穿過長空。

槍聲住了，

汪汪汪！一陣狗吠，

夾雜着婦人的哭聲。

突然的，短垣外——

跳過一個人影，

她曉得那是孩子的爸，

被債，逼瘋了的劉青。

「你還沒睡嗎？天很冷。」

「睡，怎睡着？俺害怕你

幹那勾當，雖然是爲了餓，窮。」

「那有什麼辦法？不這樣，

你休想和他們借到一粒半升！」

「萬一叫人家認識了你，

抓進官裏去，——送命！」

「送命？×縣還不是剛打了官廳，

窮人太多了，認識——也不敢報警！」

.....

黑雲奪去了天上的星輝，

房簷上嘩嘩地響着風鈴；

他握着手槍睡下了，

恐怖的心，渴待着東方的天明。

一九三五年之前夜。

### 月夜

曼萍

靜悄悄的夜裏，

鐵窗上滲進幾線月光，

終夜失眠的囚徒，  
輾轉在冰冷的小牀上。

監門外傳來腳步聲音，  
老禁卒在窗外探尋，  
三號房昨日有人自殺，  
今夜裏他們雙班值勤。

驀地裏電燈明亮，  
吞噬了監房的月光。  
他不時的左右反身，  
想便禁卒們知道他尙未死亡。

南監裏有人叫喊，  
像怨鬼們號天。  
北監裏呻吟，咬牙，嚙語……  
一聲一聲的不斷。

梆梆梆——冷風送過來的  
是巡邏者析聲，  
穿過三道鐵門，  
清晰的送到囚徒的耳中。

創 作

## 旱

史 翰

蝱蝱熱心地吹着洞簫，  
圓月悠悠地爬上樹梢；  
破院內列着歌舞的蚊陣，  
媽媽正在心意煩焦。

她愁着鍋兒裏缺乏米麵，  
她愁着鍋底下沒有柴燒；  
她更愁着天爺不下雨呀——  
紅梁一斗又漲了三吊。

尖起聾聩了的耳朵，  
分明是人兒的步聲。  
睜開昏花了的眼睛，  
才看出是兒子的姿容。

「兒啦，你好哇？  
你拿錢來了，還是米？  
……  
怎麼你不答腔呢？  
莫非身上不舒適？  
……  
和娘講，有甚委屈？」

可又是東家欺侮於你？」

兒子倒在母親的柔懷，——  
那半張污簾上重溫了母子之愛。  
他頰上映着冰箸，心底瀰漫着悲哀，  
任憑娘怎樣惶急，唇兒只是不開。

「娘呀！不是早了嗎？」

作惡的天爺；從五月……

初一下了那場雨；狠心的！

還沒見一個雨點呀……

時候呢，已有了個半月！」

「可不是？咱村也抬了龍王爺，

曬了一集，可還是不見雨。

白天儘是陣陣清風，

夜間儘是滿天星星；

「後來又把它送回了廟裏。

他老人家倒捱了一鈍腳踢——

張三，租地種瓜的那窮漢，

連連說着：「揍死你！揍死你！」

又給了它兩個耳巴子，

五禿子，那給七先生家捐地的。

「前日你六婦婦，那多年的寡婦，

又穿上一身紅，爬上了柳樹；

哭了一趟「黃天」，後來真哭了，痛痛地，

但是！但是終於沒見老天掉下一顆淚珠。」

「娘呀，就因天爺不下雨，

我才和王母村作了別離。

那里，我一氣住過五年半呀，

一旦東家和我說了心意。

「他望望天上的赤雲，歎了口氣，

啊！他又失望了，今夕；

我知道他有了礙難出口的話語。

最後叫着我的名字——家玉。

「你回家罷，這兒還有餘洋一塊，

僱不起你了，沒法子，實在！

苗兒枯乾了，——你也看見，

這里，今晚請你即時離開！」

「我那里肯走，和他拌了嘴；

「啊！你們這時逐夥計？」

全不念麥秋之際，

全不爲窮人想——捨身處地。」

他說，可是他也動了氣：

「這能怨我能，——絕非從心所欲。」

那麼上邊爲何不把我來救？

區部又派來剿匪捐，招兵費，

鎮上又坐了預征的錢糧櫃。」

「那麼你總比我還強，

倉裏不是還有兩個積糧？

我，也是人生父母養呀！

家中已餓着五十多歲的老娘！」

「但他只是扭着頭，不理，

堅持他的主意：快出去！」

我只得拿了錢，踏上歸途。

我有什麼法兒呢：向人告訴，

人們說，「那只好去問老天爺！」

又不能去告狀，聽說沒有，

官上，沒有保護長工的法律！」

充上心頭，又是一陣氣，

「娘呀！反正沒有窮人的路！

去當土匪吧，我要殺盡富有階級！

三萬多呀，朱鎮就有一股。」

蟋蟀拉着淒涼的胡琴，

代奏出兒子胸中的悲愁。

月兒，躲在柳後，透出條條白線，

那分明是娘頰上的淚流。

聽清了兒子的話，她嚇破了膽：

「快別胡想吧，我的嬌兒」

您爹是怎想死的；你還？……」

乾枯的手掌已堵在兒子的唇邊。

想起往事……：母親已哽咽，

兒應勸娘呢，抑是娘勸兒？

惟恐氣壞了——兒子不是好癩氣，

放開濕巾，又撫慰起兒子。

「兒啊，快別胡說亂道罷！

就是你一人呀，我的膝下；

你若有了星兒好歹，

我怎能再活在這人世？」

「但是，娘！我滿心在家，甘願陪你——

像那富人的家屬，形影不離！

但我們憑什麼延捱歲月？

沒有人叫短工的，長此不下雨！

這兒還有一塊錢，給你，娘！

我是非出去不可呀，就到鎮上，

那兒正招兵呢；去的並不少，

那天趕走了一夥，宛如剪了毛的羣羊。」

沒有權繩，能縛住兒的心！

沒有錢網，怎能罩住兒的身！

「不過，千萬要及早回轉，

我還望重得聚首，在我死前。」

兒子坐起來，又倒下去，

母子倆只有默默的互聞啜泣。

月兒落了，蚊蠅睡了，蟋蟀倦了，

周圍只是無際黑暗；無上寂寥。

東方亮了，曙光現了，

兒子步上征途——野草青青，

母親送出街道，送至村邊，

停了步，又把話兒叮嚀。

「誰逼你出去呀；東家？天空？

千切！莫多殺傷人呀！——那全是你一般的窮弟兄；

不怕是人們罵的「匪」，你也應當同情！  
莫忘！誰個沒有哭瞎了眼的母親！」

「回去吧；娘，一切知道了！」

草上的朝露，洒上地面，又浸濕沒襪的赤脚。

囊中的鍋巴，透過破衣，燙着穢黑的背脊。

已到了廣大夾道的柏林邊際。

再行幾步呀，娘影消去。

頻回頭；土地廟前，娘仍佇立，

手兒只揮，娘又爬上廟台去。

「不去了吧！」但身形仍被黑林吞噬。

誰使俺母子分散，娘兒別離？

別了！張家的牌坊，胡家的上馬石！

別了！賣掉了的我的茅舍，祖遺的故居！

定要填滿這不平的人世，此去。

## 車間

曼晴

坐下來，就得整整的一天，

手腳跟着機車忙亂，

王作在時間裏緊緊排擠着，

找不到米大的一點空閒。

巨輪瘋狂的捲着旋風，  
鋼滾錯出騷亂的叫喊，  
誰敢放鬆這貪婪的怪獸，  
不小心，就有生命的危險。

橫線條交織着立線條，  
大鋼版疊着小鋼版，  
到處都陰森森的，黑洞洞的  
露裂着猶惡的黑臉。

在這裏不許思念老母，  
你也沒法想那玻璃綠色的鄉間，  
血汗就在軋軋的轟響裏消失了，  
鑄造了這社會的偉大生產。

## 母親

蒲  
風

蘇銀英，止住你泉水般的淚，  
這難道是哭泣的時候嗎？  
誰的兒子不是爲着自己的政權，  
誰讓你記起你就是死者的媽媽？  
聽着，這是我們隊長的命令：  
今晚日人將有頑強的襲擊，  
我們準備鋼鐵般的抗拒！

我們的戈矛隊正應當顯顯身手哩！

蘇銀英，快~~快~~止住你悲哀的淚吧！  
來，你來和大家合在一起，  
我們來準備新的突擊；  
回頭，你將看見我們業已救起  
無數萬的小兄弟，  
他們正是我們的孩子，  
一樣的需要我們的撫慰哩！

——來吧，幹嗎要這樣傷心？  
被殺了兒子還不夠，  
又要自己哭壞自己嗎？  
呵！可敬愛的蘇銀英：  
三個孩子，二個  
業已爲自己的政府犧牲了生命，  
你正是光榮的母親哪！

## 金鋼橋

左  
琴  
琳  
娜

鋼鐵橋梁，  
映着夕陽的殘紅。  
看，車如流水，  
馬如龍，

擁着，旋着，  
一萬種噪音  
往來的翻滾，飛騰。  
每個人的臉上，  
浮着虛偽的歡愉？  
愁苦的表情？  
是那末急促，緊張着臉，  
像急流旋中的落花，  
狂風中的飄蓬。  
懷了各種現實的夢，  
旋過去，旋過來，  
直到夜深人靜。——  
這橋梁才馱着  
萬種傷痕，  
萬種罪惡，  
疲憊的砸上眼，  
聽那幽咽的水聲。  
當晨光照上橋梁，  
汽笛又驚醒了好睡，  
她撐起無力的橋身，  
重負起萬種傷痛。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  
你，金鋼橋，沒個喘息，  
待罪惡刻滿你的身，

骨架瘦損，來一個  
突然的塌陷，那你的末日  
將隨了都市的沒落一并來臨。

三月於天津。

## 兩歌女

羅倫

落日奇暉，  
染在電桿梢上。  
在綢緞店門前，  
站定兩個姑娘。  
樸素的衣裙，  
烏黑的髮辮，  
濃濃的眉毛，圓臉龐。  
輕擊起蓮花鼓，  
小口裏迸出囀囀清唱，  
妹妹耍着花棍，  
飛舞着幫腔。  
她們唱的是什麼呢？  
是供人玩笑的故事，  
是自已心弦的淒涼，  
是無稽的往事，  
是現實的災荒，  
是時代的苦悶，

是人生的渺茫？  
 一聲聲，一句句，  
 抑揚的音標在冷清  
 空氣裏飄揚。  
 全沒有一點羞愧，  
 毫不免強。  
 艱苦經歷，  
 使她們長大膽量；  
 萬千嘲笑，  
 使他們忘記處女的嬌樣。  
 盡情的唱吧，  
 盡情的舞吧，  
 用生命的靈機換取別人的喝采，  
 用青春的嫵媚卜得糊口的食糧。  
 只是——  
 莫要憶起田野的草色，  
 莫要憶起美麗的家鄉，  
 莫要憶起兒時的伙伴，  
 莫要憶起慈和的爹娘！  
 這一切，  
 都讓他去罷，讓他去罷！  
 不是無情，  
 也不是狠心，  
 試看，命運更苦的：

有多少流浪都市，  
 有多少慘死異鄉，  
 有多少逼為盜匪，  
 有多少忍痛做娼，  
 這並非命運裏註定，  
 也不是上帝耍的把戲，  
 這是少數人製造的災殃。  
 姑娘，你莫要畏怯，  
 且掀起蓮花鼓，  
 唱吧！唱吧！  
 在冷寂暗黑的夜裏，  
 讓激越的歌音，沁入宇宙的核心。

## 荒

丹 寧

江南美好的景色，  
 看不到在那裏了，  
 西風的悲調，在萬千  
 蓬蒿的顆粒上打嘯。  
 泥垢塗滿腮邊，  
 白髮在夕暮裏顛搖，  
 她苦苦的哀泣，  
 淚珠點點，墮入荒郊。



阡黃陌綠的禾苗，  
在記憶裏逝去了，  
到處是，高大的碉堡，  
彎屈的戰壕。

唯一的獨生子，  
也給拉去了，  
縈繞在耳際的，  
是飢餓的哀叫。

暮色從山角瀉下，  
大地是死一般寂寥，  
她子然的歸去，心裏想：  
(江南的美麗真的逝去了麼？)

一九三四於南國

## 歌謠

### 中秋月

超倫

中秋月，紅又紅，  
拋了家鄉來當兵；  
當兵當了三年整，  
如今還是個呀，二等兵，  
只說發財好養家，  
誰知到頭落場空！

中秋月，黃又黃，  
一月不過四塊洋；  
扣了三月菜金錢，  
鞋襪襯衫賬呀，不夠償！  
小兵辛苦比官大，  
發餉般粗不般長。

中秋月，白又白，  
過節也不發津貼。  
餉錢輸給二排長，

白熬眼兒呀，流出血！  
月餅上市酒兒香，  
乾看沒子買不來。

中秋月，圓又圓，  
隨從又持一大籃。  
燒鷄，火腿，白藍地，  
營長，太太們呀，大猜拳！  
我們站崗公館外，  
兩腿酸來嘴流涎。

中秋月，亮又亮，  
秋風吹來陣陣涼。  
他有斗篷，皮大氅，  
咱還要着呀，挾衣裳！  
太陽出來還好過，  
晚上放哨只瑟糠。

歌 謠

中秋月，光又光，  
溪邊橋頭來站崗。  
老爺太太懷中抱，  
我們背上呀，一層霜！  
想起那年打毛子，  
俘虜倒比回來強。

中秋月，高又高，  
想起混戰只跺腳，  
打起鬼子真有勁，  
幹麼下令呀，叫退却？！  
懷的他媽啥鬼胎，  
賣國王八真欠刀。

中秋月，大又大，  
他們全是仗大家。  
喝了兵血長肥肉，  
吃了兵肉呀，肚子大。  
一旦大家翻了臉，  
管叫孩子哭親媽！

### 旱災謠

冀 春

一家三畝田，  
該種棉，  
該種穀，  
那有閒地種蜀黍？  
春天真難捱，  
少吃的，  
沒用的，

高利種子得借去，

種子播下地，

心歡喜

真得意，

錢糧兩塊怎麼出？

苗兒出得齊；

緊剔苗，

汗如雨，

青草何時能除盡？

一到夏天裏，

天大旱，

苗兒乾，

口口聲聲喊老天。

老天瞎了眼！

我許願，

你抬神，

苗兒枯乾愁煞人！

透雨老不見

米漲錢，

麥漲錢，  
米麥漲錢噯飯難。

老爺全不管：

強出捐，

強派款，

真個要把人逼反！

### 打穀歌

穀兒盈千累萬，

穀花堆在場園；

輕風吹去穀葉，

只剩穀心成石。

歌曲口上細彈，

歡欣掛在眼邊；

稚子爺娘幫辦，

穀兒打得萬石。

打回穀兒換飯，

稚子爺娘飽餐；

清風吹上簷頭，

細雨下在沙灘。

朝日紅陽燦爛，  
夜間月光白淡，  
汗珠滿山累累，  
銀星遍宇搖盞！

打完穀兒回算，  
一年四季苦難；  
二月種穀上半，  
四月鋤穀大半。

太陽紅似刀鎌，  
汗背焦如鐵鍊；  
種穀人兒不思，  
思起穀兒苦練！

穀兒打得大半，  
自己腦髓一半；  
稚子爺娘歡喜，  
自己汗珠變飯！

自己勞動自用，  
不是依人靠人；  
白食自己勞動，

幸福自己造成！

打穀人兒好漢，  
不像死狗賴漢，  
死狗盡知刮飯，  
賴漢只食民餐！

穀兒打得盈桶，  
老母笑出淚痕；  
稚子跳上跳下，  
父親功勞無盡！

父親功勞無盡，  
父親焦瘦如焚；  
穀兒打得萬千，  
父親變成一線！

父親變成一線，  
焦憂又上心間；  
一半糧兒養家，  
一半糧兒納捐！

石頭跌在心間，  
歡樂空成影線；

地主得拿二半，  
我們又得可憐！

父親母親喚地，  
爺爺奶奶叫天！

地主不倒無權，  
永無生活路線！

## 時調

### 蓋樓房

冀 春

高樓大廈蓋得強，  
裏面老爺抱姑娘，  
花天酒地鴉片香；  
歌舞歡笑樂洋洋。

這座工程誰建築？  
下面堆堆盡枯骨，  
一磚一瓦血砌成，  
累死工人數不清。

看着伙伴淚汪汪，  
自己造福別人享，  
大家齊把樓基搗，  
風雨一來便塌了。

瓦礫堆上又動手，  
不久新樓已蓋妥，  
大家盡力大家住，  
萬人快樂幸福多。

## 譯詩

### 敗歸的俺們

(三好十郎作)

一丁譯

淚掛在頰上乾消，  
憤怒鬱積下胃底——  
一個苦苦空饑的胃底。  
俺們失敗，啊，敗了。  
俺們敗了！

啊，這般走回的腿重啊，  
記好吧，這般的腿重。  
說給您聽，被驅逐小夥——  
冷酷的牢壁旁邊  
有您爺垂頭歸返的腳音啊。  
您娘在家納着咳嗽，  
離慘淡的家裏有半里。  
青空中亦旗霹啦霹啦地飄靡，  
到莫斯科有五千里。  
拳指間染出鮮血，  
咬緊着火牙回去！

——  
節節的骨頭在疼痛。

可是，弟兄！  
俺們的堅持不夠嗎？  
俺們的胃腑比腕膀弱嗎？  
俺們的守衛不行嗎？  
瞎說！  
第二坑的夥們和第三坑的夥們  
都在礦穴的間裏亮着狼眼，  
等候個拚命！  
前礦的，後礦的  
都在裸着髒體等候——

等候那號令爆發的鳴聲！  
但爆發的號令不鳴，放工聲鳴了。  
啊啊，事務所那兒的放工聲鳴了！  
這是走狗，把俺們  
賣給坑主的號令！  
啊啊，俺們算失敗了，  
年輕的夥們被驅逐；  
敗了，從此完了。  
可惜，可惜！

太陽西落

俺們地穢的腳前，

無聲息的礦山也已暮晚。

怎末的！阿媽  
那個放工聲怎末鳴了？  
這時，俺孩子這樣一問，  
俺驚愕得  
忘去回話  
在石上跌倒。  
去年，俺的丈夫摔死。  
這兒——  
俺也像摔着  
跌倒了！

真的，真的，那時  
跌下石死的俺丈夫哭，  
俺會聽到他的哭聲啲。

這四十天吃沒吃的罷工，  
望他能告訴俺個怎末失敗。

唉，俺這種有礦毒病的女人，  
死，活本沒有什麼；

要瞧就是這孩子的胳膊

抱住俺的脖子。

瞧這雙只有骨頭的胳膊啲！

俺死去的丈夫便從這胳膊中間

縱住俺的脖子，

畜……畜生！爲甚麼敗了？

爲甚麼不打死我的仇敵？

他這樣怨責地縱住俺

俺是苦着。呵，

滿身的血給俺一齊變青罷！

踏上這青的詛咒，

脚下騰起的砂土

也會看見俺們的眼嗎？

只有回去，弟兄！  
把沸熱的血

再一次似冰似鐵

冷凝成個核的核。

回去吧！喂，

俺們的背如此

駝曲着壓了胸；

然而這哭睡的沉眠快醒！

今天，俺們敗了嗎？

啊，敗了！

在明天，明天的太陽光照，

明天，俺們也敗了嗎？

啊，也許又敗了。

後天，再後天，更後天呢？

啊，說不定全敗了。

將牙齒咬緊，將牙齒咬碎，

吃糞！

難道終究是失敗嗎？

難道終究是失敗嗎？

一步一步俺們來踏上憎恨，弟兄！

礦穴裏暗黑

血腥的時候，

好罷

一步一步俺們來踏上憎恨，弟兄！

## 逃兵

墨西哥米拉蒙作

璠絲譯

在那兒——靠近破舊的城牆，  
隱隱在野草叢中。  
天是澹淡而純潔的，  
而郊野却吹着血色的風。

那情境在我的腦海裏，  
到如今還同往日一樣記清：  
犯人對着兵隊，  
旁邊站着一個司令。

——停止你累贅的請求吧！  
你怎麼離開那山野？  
——老爺，因為在我那茅房，  
我的孩子已經沒有麵包吃了。  
——怎麼你把犂頭換上了洋槍？  
那是不對的。  
——老爺，這全然是免強的事，  
我是被招來當兵的。  
——夠了……你馬上跪下去，  
紀律是嚴正的。  
我不過是一個司法官。  
預備！瞄準！放！

……  
在那兒——靠近破舊的城牆，  
隱隱在野草叢中。  
天是澹淡而純潔的，  
而郊野却吹着血色的風。

一九三五，二，十九譯。

## 製紙女工

(後藤郁子作)

玉桑譯

釣上凹了的胃腑，  
陰暗漂進建築物裏，  
腐了的臟腸在煎煮，漂白粉的氣味我的憎惡，  
在這裏終日勞動着  
用醃鹹了的兩條手巾，  
包住了頭髮，咀巴；  
年少時的青臉激昂，  
沉默乾了的眼睛，  
訴着：  
我的春什時候纔來呵！  
就且嚼且解着圍布包的札子，  
到裁斷機去——  
在塵埃紛紛兜揚起飛法之中，  
精密思索地盤桓着。



爛布被巨大的地球的釜極度地炙着，  
慢慢地被噴出來，

第二工場

充分地潛流着「荒川」的水，  
爛布，飛躍

通通都甜蜜似地溶解了。

起泡的春雪匯成秀麗的白河的奔流

水在滴，綽帶在滑走。

滴滾滴滾着奇豔的輪轉機，

跳躍，白紙。

新的未來將開始，

科學使我們合力，

伊里奇也做過偉大的信誓。

多數的勞働者被驅出工場，

雖然少數的同伴還繼續着的時間沒有中斷。

啊，老邁的資本家氣質

打破世界的矛盾。

嚙碎，嚙碎，

吐出，吐出，

突突突突！

地響起來，叫到動力機，

可誇的那個人的腕！

我們的沉默乾了的眼睛，

重重憎恨

和深深的欣喜

不把爛布捲進去——

美麗的春

不到我們的身邊來。

◎後藤氏是日本「詩精神」的主編人，她在朝鮮過

了三年多生活，和新井徹氏等在那裏作過許多文

化事業。她出版的詩集有「午前零時」「白天的

花」

故鄉 (松田解子作)

石榆譯

纏繞着故鄉的，

是煙和旋轉着鋼鐵的車輪。

我的血和血的分解，

形造了兩個生命。

蒼空連接着海洋，

疲弊了的糖色的污土上，

疏疏地並連着腐茅舍頂和動搖的礎石；

在熔爐熱喘中的鑛山的地層也接觸地，

鳴動着「咳叭」的呻吟，

那，忿懣導火於幼小的胸膛；

現在聽戰爭演習的槍聲，

翻起不能入睡的歡意。

這裡我的爸爸在生病，  
我的媽媽推着貨車；

這些枯木

供炊我的妹妹的徵俸。

爲要生存，爲要生存下去，

聽說「要休息……」。

那金色的結實的穗，

那酷烈的太陽，

故鄉叫人想起太古的平和，

怎麼，怎麼結實的穗使我們餓肚皮？

白晝的日子早已流逝掉的故鄉，

那山脈，

山脈的藍靛的茵褥的平野，海洋，

……啊，那也是幼小時的夢，

我的誠實的故鄉，

瓦斯和長輩，

及暗勁的鞭，

已不在壓制的沉重的鐵床麼？

詩 譯

被解僱了的父親啊！

雖留下沒有血氣的伙伴的軀體，

看看也好，不久這鬥爭  
在滿載的鐵物貨車上，  
復活「所有者」的面貌。

故鄉遙遙，默默地消滅掉麼？

我的故鄉，

這鋼鐵的車輪，

踏緊去！

譯者附記：日本第一流普洛女詩人錚錚於文壇的便是松田解子和後藤郁子。兩氏的風格是有點不同的：松田氏富於情感的高調，後藤氏却很沉着在放射理智的光芒，所以小熊秀雄氏曾於「文學評論」(?)評她的詩是像男人寫的。至於兩氏的特點遠地輝武也在「日本詩」論判過。但松田氏決不只是詩人，而且是有名的小說家，她的才能與不息的努力是值得佩服的。這詩是譯自一九三四年詩集(前奏社版)，這詩是不很容易譯的，而且有多少刪除的地方，後承作者熱心地告訴出來，並且詳細地解釋兩句難句的本意，如：「在熔爐熱喘中」和「在滿載……」都是意譯的。

## 生死之間

(新井徹作)

紗雨譯

挺直地站起來！

要拚力抬起身體，

什麼地方剝削的癩瘡着，

挺不起上體，  
拚力，拚！

搖搖地搖搖地

踉蹌在柏油路上……

沒有扶持我的人麼？

沒有！

屹立在安全地帶的人是有似的，

但是有還是沒有呢？却沒有扶持我的人。

現在，爲寄附我們的書面來了，

近傍那書店人們也沒有注意吧？

妻是遙遠一點的，

高生！離了人逃掉了嗎？

我被丟棄了，

只心裡吃了一驚，

我可沒要緊吧，

因爲踉蹌踉蹌着

還有，還有生命。

挺直地站起來！

挺直地站起來！

總是要牠平衡，

要筆直上體。

夜街迷朦着，

眼鏡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在薄暗之中，

白幌幌的過了十點鐘的街路——  
沒有聲音，

但是，搖蕩於荒海的甲板，

搖蕩蕩 搖蕩蕩……

滴下

灑在手上

是血啊！

從那裡？

一定是上面，

是臉的上面

……

也許已經完了啦！

……

我一生的東西

就此完結！

是怎樣沒出息啊？

沒有抱憾嗎？

有，

死也撒不掉啊！

要達到雖至什麼時候

死也沒有抱憾的我哩！

「沒要緊吧？沒要緊吧？」

走來一位男子，

扶着踉蹌的我。

◎新井微氏也是「詩精神」的主編者，過了十五年的詩作生活。他說：「決定我如今的方向的有力者是殖民地的生活」。他曾是「詩話會」「普洛詩人會」「日本左翼作家全盟」等的全人。詩集有：「描寫土牆」「卡支」（音譯，是一種鴿，朝鮮人呼之爲卡支）。他非常刻苦和努力。現各雜誌都常見他的評論和研究之類的文章。

### 籠中的老鼠

（英Ebenezer Elliott作）

魏晉譯

你把我們囚禁了起來，  
抽了我們的麵包稅，  
爲什麼，  
還不相信我們瘦弱呢？

你是因此吃得肥肉一身，  
臉色紅潤；  
加上稅金換買葡萄酒，  
灌得大腹便便！

倘若有三匹老鼠吃得肥肥胖胖，  
就一定有十二匹老鼠在受飢挨餓；  
因爲籠中是關着十五匹活老鼠。  
若問起胖老鼠底肉的出處，  
就在那三匹和九匹瘦鼠的身上。

### 報春的莫斯科河的流冰

秋田雨花 作

易客譯

這首小自由詩，獻給刺戟我的創作欲望的渡邊順三君  
記憶着：莫斯科河的流冰期是四月末，

銀色的莫斯科的天空被小刀縱橫地剖切了，  
於是——發閃的無數枝光的投槍！

接着，不可阻止的光的大洪水！

街上，從屋子小窗傳來人們歡聲的交響樂——

春來了，到街頭去！到街頭去！

普羅斯其紀在太陽裏閃爍着，在太陽裡閃爍着

尼娜，戈利亞，米謝，華寧都裹着外套 到街頭來啊，

到街頭來啊！

從工場，從辦公廳，從學校，從食堂，

隨便，不修飾地到街頭去，到街頭去啊！

二

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再回到莫斯科來，長期間「忍  
苦」的友人，馬克西莫維奇。

蘇維埃民衆的善良教師，蘇維埃文學的嚴格之父的馬克  
西莫維奇。

啊，據說你是高爾基的愛讀者，外國的友人。

那末，你有着在莫斯科迎接他的職務。

就是在立刻啊！

怎的，這強烈太陽的光！  
 你曾見過這樣強烈，這樣光明的太陽嗎！——太陽之國的友人？

「太陽之根源」，比利尼克稱作你們的國家。  
 我沒有懷疑，——因為新的太陽在民衆中植着牠的根源。

伊利維其的冒佐勒（列寧廟）——怎的，那長的人間行列！

你爲了和他們談話，該知道各國語言。  
 不必說有着好奇心之羣，還有那好惡的國際間牒之羣，

但是，那事在我無論怎樣都是好的。  
 伊利維其最是人一樣的人；而且是人間最偉大的人。

外國的朋友——  
 這是爲了人類的命運，用不着多心！

你曾經說見過古刑場中的鐵鎖，  
 現在，那鎖已經取去了，藏在博物館中。

哪，華羅達的時鐘在響了——一，二，三……  
 華西利寺院旁下了坡到莫斯科河去——啊，莫斯科河在

吐着白氣，快點到河邊去啊！

三

流冰，流冰，——莫斯科河的流冰啊！

外國的友人啊，你到了好的地方。

我在莫斯科好久沒有看流冰。

看，那麼大的冰流來了！

衝突着，輾軋着，重疊着，跳躍，旋渦，白的飛沫不斷地對着太陽繼續無效果地反抗。

我以前在伏爾迦河岸，稱爲「俄羅斯之母」的伏爾迦河岸上，

和着唯一的姊姊看過這樣的流冰。

馬克西莫維奇曾經住過的街——

尼紀尼，洛委哥羅多。

姊姊叫做瑪尼，和你一樣小的身體，

優美，我想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十月」前二年，他在鄉村小學校的宿舍裏。

在幼小的孩子們的看顧之下死了，

那時，我國，我們的鄉間，請不到醫生。

請救藥啊，姊姊是用優美的沙優緞（組合）之布包着死的。

那時候——

姊姊看着流冰，突然緊抱着我說道：柯力，我們不是像

逆着流冰，洩伏爾迦河而上一樣嗎？

我叫起來了——

瑪尼，我怕呢。

我好像祇有自己和姊姊兩個站在冰上一樣，緊纏住柔和

的姊姊的胸懷，這事，現在還很清晰地記得。

四

哪，我們現在是好像洩着莫斯科河上流去吧？

可是，不要這樣凝視，你不可眩暈。

怎的，這河岸上的人羣——像蟻一樣運着食糧，——我們還是一匹蟻呢。

這是托耶爾斯加野街的繼續，哥羅多的繼續。

是上場的，辦公廳的，學校的，慕爾圖書館的繼續。

那裏，紅鼻的猶太人賽家亞利托曼站着，——在庫列幕林的屋內畫了伊利維奇的側面像的人。

可是——

現在，我們可以和他談話吧——他一個人站着倒好似的——是在找甚麼事做也說不定。

啊啊，有人在冰裏划着船，

危險，危險，觸到冰便粉碎啊！

不必說是冒險，但是，我國所有的技術家都敢冒險，

這樣才是想征服自然的人們康健的理想的表現，

那是兩位運動家，他們的技術大概征服北冰洋是有用的。

看啊，一個是女運動家——她冒險划過了流冰與流冰之間呢。

呀，被白的飛沫烟幕掩去了。

不用擔憂啊——那，便是那女人的白槳向着太陽，可愛的比尼爾之掌一樣地在招着手呢。

##### 五

用不斷的注意繼續了白日的冒險！

胸甲一樣的挺起了的女人胸上，蛇一樣自由地動着的一雙白腕，緊張着指的把握力。

橋上的羣衆一陣熱烈拍手。

普利耶娜克斯洛！普利耶娜克斯洛！

現在兩個運動家從橋下箭一樣地疾走過去了。

這岸的羣衆。向岸崩山一樣地擠過去。——民警舉手警戒。

##### 六

在我們的地方，已經看不見運動家了。——

但是，流冰從後面不斷地流來了。

繼續到甚麼時候呢？我們不知道。

然而，春已來到莫斯科了。

流冰上燃着火。剛才那上面還有人。

在這河沿岸上，

你知道有了許多壯麗的農場，

不，這不是托爾斯泰的理想農場

也不是畜牧時代的原始農場。

但是，是但克和托拿克達的

是那着健飯的農民，勞動者，全勤勞者的偉大的同共耕作。

那天，好大氣的日子，我帶你去看看吧。

一月二十八晚

譯自一月號文學評論。

追悼基羅夫的詩

### 莫斯科迎你

維克達·格直夫作  
石榆譯

咱們脫帽行禮着，

風撫着咱們的髮發；

在這裏，塞爾哥·密羅諾維支！

你是和咱們在一起的，

也不期在首都迎接了你。

密羅諾維支啊！

看看咱們的工場，

工場被悲慘的烟罩着。

在咱們的街上迎接——

活生生的

爽快地

大膽地

而且明朗的你。

長年之間的咱們，那末一回事

不是已考慮過了麼，

感覺着和你握手，

想起了你該新的抱負，

把你迎接到首都來。

那，現在這裏——

風飄揚着赤旗，

悲痛刺着咱們的胸膛，

森嚴的砲架捧着

戰士的凍屍而前進。

飛機在飛翔，

而且每個發動機都

高高地響着你活生生的語調。

列寧格勒的妹妹：

首都莫斯科

他悲傷地嗚咽的守護着你哩。

◎譯者識：蘇聯大政治家基羅夫被刺這事，已轟動了地球的

每個角落。這，在蘇聯，不，也可說世界的無產階級中，

慘喪了一個強有力的指導者。基羅夫咬着慘酷的陰謀者的

子彈和我們的世界永別了，然而奮起報復這等陰謀者的

基羅夫是不絕挺起胸脯站起來……

這首詩譯自日本時局新聞第八十八號。

## 論文

### 五四到現在的中國詩壇鳥瞰（續）

蒲風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劉復的詩論誠然開了倡導之端，而且一九一九年胡適更有談新詩和嘗試集自序，俞平伯也有白話詩的三大條件登在新青年上，在事實上還是不夠的。何況他們的倡導新詩，只是想倡導而已，而無志於新詩一門，不是企圖由「創作的實踐去展開一切」（穆木天）的。你看，出過了一冊或兩冊詩歌後，他們不就無旗息鼓了嗎？

這一期的詩歌，嘗試集裏胡適的四版自序有這樣的批判：「我現在回頭看我這五年來的詩，很像一個纏過腳後來放大的婦人，回頭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腳鞋樣，雖然一年放一年，一年的鞋樣上總還帶着纏腳時代的腥氣」。這真是極扼要的說話。

(B) 形成期 (1933—1925)——上面就已經說過，這一期和上一期是不應當看作判若鴻溝的。上一時期，主要的潮流

是為人生的自然主義，但同時為藝術的浪漫主義思潮也在誕生，孕育，而且郭沫若在當時就已有驚人的成就。不過正因為他有過驚人的成就，前期名目上又只叫做「嘗試期」，而且他的詩生命比較長久，在一九三四年左右還寫有不少詩歌，所以我把他位置在這裏，當作這形成期的代表人之一。

在當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是兩個有力量的文學團體。前者以「為人生而藝術」標榜，而後者則倡為「藝術而藝術」相與對峙。可是前者的所謂「為人生」也不外對資本主義封建社會不滿，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而提出修改吧了。後者，一方面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不滿，一方又因了住境不好，雖然說是「為藝術」，任性的結果，對於社會的改革却趨於急進。結果，時代環境的急劇轉變，使得他們的陣營另有分化，像曾為「創造社」寫文章的梁實秋，徐志摩，聞一多，……後來就變做資本主義方面的代言人了，而較有認識的青年呢，却又更進了一步。

「文學研究會」的詩人，除上期會提及的徐玉諾外，還有朱自清，周作人，王統照，汪靜之，景深，……就是鄭振鐸當時也會寫過詩歌。不過，太抵訛來，他們的作品除



前期已有提及的以外，沒有什麼出色地方。雖然，我們如果拿鄭振鐸的「死者」（一九二三年）用以代表他們對於那時的社會認識，也可以說有了些微的進步，「死者」是紀念「二七慘案」的。不管多少仍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畢竟不純是圖博得人們的一些同情了。他喊：

誰殺了我們的兄弟呢？

血——親愛的兄弟們的血呀！

想起，想起，

哽咽了，滾熱的淚，滴滴的……

悲哀與憤怒，充塞了我們的心腔了——

但祇是悲憤而已麼？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血——親愛的兄弟呀！

不要目涓涓的。

多看呢，多看呢，

我們的血——

——死者

就是「五卅」時候他也還在憤恨的喊。但一樣的始終還沒有真正的把勞動者了解，所表現的意識始終還是模糊。大概說來，幼稚和勞動者的了解的貧乏，是當時作家的通病，這通病是原於社會運動還沒有普遍的展開，沒有引起廣大的注意有以致之。我們固不能深怪的吧，不過，鄭振鐸畢竟以後沒有寫詩的了，而在「文學研究會」諸詩人中，依一般人的見解，却沒有值得讚為堪為這時期的代表詩人，可以借郭沫若相互伯仲的。

至若「創作社」的詩人呢，除郭沫若外，自然不在少數。成仿吾，徐祖正，柯仲平，王以仁，鄧均吾，洪爲法，馮至……先後都發表了不少詩，而且不少是有了單行本的。不過最能抓住時代社會動向的，還要算郭沫若。其他情感纖細，或者更趨於傷感頹廢或享樂主義，變象的風花雪月的吟咏也有不少哩！

堪與郭沫若伯仲的算起來要推徐志摩了，雖然，在時間上，徐志摩略為後了一些時候。他們同是受了外來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徐志摩，連形式方面也極力模倣英國詩。人說

郭沫若早年受歌德(Goethe 149—1832)的影響，有「狂瀾時代」的歌德的精神，而徐志摩呢，我將說他始終掙不脫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的懷抱。但是此中之唯一分界線，在郭沫若因於環境而能有新的轉變，這轉變，使他迄今仍然在人們腦海裏留下可敬愛的影子。

在郭沫若的詩歌裏，誠然「所做到的只是在拙劣的形式中，加入了自己的一點力，一點熱情」。〔學術彙刊〕畢竟我們不能否認他的豪放，狂暴，勇猛，反抗的精神。他在女神裏，真正反映了中國新興資本主義向上勢力的突飛猛進；雖然，女神的產生時代是在「五四」以後，而且作者是身居日本，還是學生份子，只感到社會的混亂，而沒有感到切身的艱苦。

是的，他抓住了「中國十年來向上青年的思想的轉變」〔錢杏邨〕。可是，早年，他也一樣的難免大家同有的錯誤——對於社會的認識模糊。不滿意這混亂的社會，他便回憶到古代，做着葛天，無懷氏的夢；反對戰爭，他就一味的反對，戰爭，不辨這戰爭的性質。既有沉着悲痛的調子，有時也不乏憂遊自得的田園詩的風味（星空可代表）

一九二四年，他輾轉於現實的車輪底下，感到理想的破

滅的原因，發覺單純的反抗吶喊不中用，另外還翻釋了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使得他承認：「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個轉換的時期，把我從未眠的狀態裏喚醒了的是牠，把我從歧路的徬徨裏引出了的是牠，把我從死的暗影裏救出了的是牠」。〔創造月刊一卷二期頁一三〇〕。於是，一變他象牙塔裏的夢的態度，而認為：「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的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僥倖。……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的發展個性，要生活自由，大家應得同樣生活自由」。〔文藝論集序頁一〕所以，「今日的文藝，是我們現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藝，是我們被壓迫者的呼號，是生命窮促的喊叫，是鬥志的咒文，是革命前夜的歡喜，……」。〔創造月刊一卷二期頁一三八〕

前茅（一九二八年出版）裏所收集的詩，都是這時候的作品，一九二八年復又出版過小冊子恢復。除了多吶喊的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的呼聲外，沒有充實的內容，也沒有深刻的表現。這些，讓我們留在下一章再行詳細檢討罷！

這裏再讓我們來簡單地談到徐志摩。

徐志摩的志摩的詩出現於一九二五年。混亂的局面使得他感到他是度着灰色的人生，但他却不甘平庸下去，要在灰色的人生裏唱一支野蠻的大胆的駭人的新歌（灰色的人生），好像勇氣十足的樣子。可是，生活安定了，他的詩歌只在模倣洋化，內容空虛到只有空架子，一種沒有參加過生產的有閒的布爾喬亞的態度便顯現了。是的，志摩的詩比較可貴的，因為這裏留下了混亂的局面，也留下了他的貴族地主般的仁慈。如他們所御用的牧師一樣，他是把一切罪惡的解救，引到「懺悔」天國裏，在眼淚的沸騰裏……望見上帝……」（白旗）的有時，他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去描述人力車夫，乞丐，老婦，有時，他又肯定了舊的必然的運命而有新的憧憬。

自然，自由思想使得他對現實不滿，尤其是戀愛問題，更使得他痛苦。他也需要前衝的。不過，他的理想是離開大眾所需求的，他也沒有足夠的勇氣去追求，所以很容易「希望不會站穩，又毀了。」——實在，在這個時代，有閒的布爾喬亞也有相當的苦悶的啊！

後來，他還繼續出版了幾本詩集，在詩化形式方面，總算至善至美了。雖然大眾是不會有興趣去賞鑒牠們。在下一章，我仍然企圖把他的作品來一個詳細的評述的。

寫到這裏，我想起我們該當來談談那時會風行一時的小詩運動了。有人會認為這一時期應是小詩運動的時期的哩！

小詩是什麼？牠的特殊性在那裏？

周啓明（作人）有論小詩一文，他說：「所謂小詩，是指現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詩」。又說「如果我們懷着愛惜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頭又隨即消失的剎那的感覺之心，想將他表現出來，那麼數行的小詩便是最好的工具了」（自己的園地頁五三。）——這總算是很好的解答。

正因為小詩是剎那的感覺之心，所以比一般新詩更有容易產生的念頭，因為容易產生而大量產生，結果自然是粗製濫造，醜不成話。所以盛行了一時，經兩年卒之中止而零落了。雖然時代的趨勢有以促成，而粗製濫造總是一個要因。小詩只是一種很普通的抒情詩，自古以來便已成在的，誠如周啓明所說。不過，現今之所謂小詩，畢竟是由於外來的影響，在形式方面，周先生的和歌俳句的翻譯有一

些關係；而形式內容都會與以重大關係的，實是太戈爾。太戈爾的飛鳥集就是小詩的體裁，而當時翻譯太戈爾的東西的更不在少數哩！

依小詩的體裁和內容說來，郭沫若的鳴蟬可稱上道。可是，當時不名為小詩，只是下列的鳴蟬：

聲聲不息的鳴蟬呀！

秋啊！時浪的波音呀！

一聲聲長此逝了……

算起來，在整個方面較有成就的，是冰心女士，繁星和春水便是她代表作。

冰心是福建閩侯人，原名謝婉瑩。生於一八九七年。曾

得英國大學碩士的頭銜。因為她的父親曾在海軍界裏任職，閩侯又近海，作品裏便特別多關於海的歌頌的。當她在北平

燕京大學讀書的時候常常投稿於晨報副刊，繁星（一九二

三）春水（一九二三）詩集裏的詩，都是先在那裏披露過。

因為生活環境的優裕，而那時男女關係又不如現在的解放，所以她所能抓住的題材便只有母親的愛，童年的回憶，以及海的歌頌。宗白華說：「繁星，是以哲理入詩。」而因為她

老是跳不出虛無的漩渦，悲觀的傷感時常主宰了她的心。她的詩的缺乏現實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

有人說冰心的詩是格言詩，因為她的詩時常不是含蓄和暗示，而是直接警戒。像：

青年人呵！

爲着後來的回憶，

小心的描寫你現在的圖畫。

——繁星一六首。

文學家呵！

着意的撒下你的種子去，

隨時隨地要發現你的果實。

——繁星一八首。

這真是確當的證據，由是，你也就容易發現她的情感缺乏，只有冷靜的，冰森的態度了。如繁星第五七首所說：

「冷靜的心，在任何環境裏，都能建立了更深微的世界；」

而她的詩就建立在這種基礎上面。在他一方面，也就表明了她的逃避現實。現實呈在眼前只有淚，放在心裏，她說：

「文學家是最不情的，——人們的淚珠，便是他的收成」。

(繁星三一首)又說：「一顆孤星在天邊的黑暗裏，寫盡了一次宇宙的寂寞」(春水六五首)。還說過：「在朦朧的月下聽見了一次落花的聲音」(春水一六八首)哩！亂開闢的社會，一切不平等的現象，社會中的罪惡方面她是看不到，也許雅不欲用以入詩的。不，就算她有看到這些吧！她也不外僅有基督耶穌的仁慈吧了，時代社會的核心——動向，她是抓不着，因之也就配不上尊稱她為時代的代表人。雖然，在小詩運動的場合上說來，她是一個成功的代表者。

不錯，她的詩裡呈出一種自然的幽逸，但，這並不足以推翻這個評斷：「那些」零碎的詩兒」只是些「零碎的思想」經過長時間的收集而已」(梁實秋，繁星與春水)。顯明的，把分排的數行直排起來，放在一道，便是很流暢的一句散文了。這點，冰心是有不少地方不反對的。往事，夢，到青龍橋去以及兩鍾後來都放在散文類便是例子。

在這樣的情形下面大量產生於一時的小詩，較有名望的冰心也還不外如是。大時代的迎頭降臨，一九二五年轟動中華民族的「五卅」運動前後，其冷落凋零自是意中的事。但，我們不能肯定的說現在就完全擦絕了類此小詩的痕跡；

反之現在所看到的「現代」雜誌上的新詩，除了詩句延長了，多了一些幻想，一些神秘的不可理解的成份外，說是前期的小詩的化身也無不可。不過，這種檢討應屬於以後的範圍內。這裏我就這樣打住吧！

總計起來，這一時期，在內容方面，勿論如何是推進了一步，而形式方面則大抵可以說業已完全造就。雖然，上一期所述的缺點，也時常可以發覺到；而他們的詩歌裏所啓示的社會意識，依然逃不出「模糊」兩字。

第二、瞭望期或吶喊期(1925.1—1927)

「五卅」，光是這個紀念的意義，就叫我們想起了時代給與我們詩人的是怎樣不同的環境，而詩人對於社會現實的認識應該多麼深進，對於推進時代社會的使命應該怎樣預言地鼓勵地進行。在相反的一面，封建貴族地主資產階級的不可抗爭的運命——沉淪沒落，或暫時沉淪於享樂主義的酒肉生活裏，又將多麼慘痛地，或享樂地在簡接被我們的詩人歌唱出來呢！

前進的詩人方面，首先要說到的是蔣光慈(原名蔣光赤，1901—1931)。他是留學蘇俄的學生，一九二五年五卅前

後，他將他居留在莫斯科時所寫的詩歌（一九二一—二四）帶回到中國來出版了。因為他的寫詩的環境的不同，他的詩歌之有最新姿態出現在中國詩壇，自是意中事。新夢（一九二五），無疑的，是中國最先有的一部革命詩集，不必他在零首加印「獻給東方總革命青年」字樣，我們都可以明白的啊！不過正因為他的寫詩的環境在外國，中國方面真實的苦痛他沒有充分的了解，所以他的初期的詩歌，只是一種「世界革命」「十月革命」的謳歌，吶喊多於描寫。後來，影響到整個詩壇，他是應當擔負一部份責任的。

你看，他的吶喊聲是多麼熱烈：

打破帝國主義的壓迫，

恢復中華民族的自主；

這是我們自身的事情，

快啊，快啊，快動手！

——中國勞動歌。

聽啊！

……

仔細的聽啊！

「遠東被壓迫的人們起來罷，

我們拯救自己命運的悲哀，

快啊，快啊，……革命！」

——太平洋中的惡象。

他的第二本詩集——哀中國（一九二七）裏，環境是不同了，是國際帝國主義鐵蹄蹂躪下的中國，是「五卅」「六二三」慘案後的中國，也是革命風暴澎湃時候的中國，……所以，他的詩歌的重心都落在「打倒帝國主義」上，可是，依然沒有掙脫吶喊的毛病，依然沒有體驗到大衆的實際苦痛，沒有從實生活方面出發；所謂比第一本詩集有不同，也不外題材與口號稍有不同罷了。就在以後幾年，他陸續出現的詩集裏——鄉情集（一九二八），哭聲（一九二九）也仍然捨不掉這些毛病，雖然這是生活使然；畢竟是一個遺憾哩！但，我想把他作整個檢討是有意義的，我打算在下一章再行論到。

除了蔣光慈，另一個革命的歌唱者就是「中國青年」（一九二三—二七）詩人中的劉一聲他不僅努力創作，對於新興文學的理論和詩歌也介紹了不少。在他的詩裏，如蔣光慈一

據，表示了對「十月革命」的了解，也極適應於那時的文藝指導。可以說，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在革命的情緒不染悲傷的色調上，他是超過了傅光慈，郭沫若的。可惜他的詩量不多，後來又沒有再顯現在詩壇上，所以終究很容易被人遺忘了。茲抄錄他的二首詩中的一段列下：

把歌喉喊出人生的痛苦，

謳歌革命是詩人的超越！

把頭血換取人類的自由，

獻身革命是詩人的壯烈！

今後的詩歌是革命的奮鬥詞！

今後的詩歌是革命的進行曲！

——答詞（一九二四）

是誰說華人是馴服的順民？

只看我們反抗精神的第一番！

是誰說工人是最卑下的奴隸？

只看我們把強盜的統治根本推翻！

——紀念「五卅」週年。

反映相反的一方面的詩人呢，我們就將來談到「創造社

最後送出的三位詩人」——穆木天，王獨清，馮乃超。

一樣的，他們都是受了法國詩人的影響的，說都是所謂象徵派也無不可。內容方面，穆木天唱出了地主沒落的悲哀，頗有音樂的清晰的美，王獨清則唱出貴族官僚的沒落頹廢，一種撫今追昔的傷感熱情委實動人，馮乃超的詩雖然頗新穎，多用暗喻，有朦朧的美，也脫不了頹廢感傷戀愛的一套。算起來，三個人都快好代表了革命潮流激盪澎湃中的另一方面，由他們口裏道出的正是那些過時的貴族地主官僚階級的悲哀，這種悲哀和革命潮流的澎湃是正比例的哩！他們的詩集，穆木天的是旅心（一九二六），王獨清的是聖母像前，馮乃超的是紅紗燈（一九二八），光是書名，我們就可以想像到牠的內容的。可是，因了時代潮流激盪，後來他們都有了轉變，尤其是王獨清，在轉變後更多寫作，埃及人（一九二九），Deo，二蝦蟆（一九三二）會獲得一些好評，總算是難得的了，雖然，因為生活使然，他們仍然沒有產生有力的代表的作品。可能時，下一章我打算再來一點敘述。

最可怪的是嘗試期的詩人都擱了筆。而「文學研究會」

的詩人，較有希望的徐玉諾再也看不見蹤影，一九二二年會

出版過意的風的頹廢詩人王靜之，雖然再出版了一本寂寞的國（一九二七），却也不是甚麼驚人作品。趙景深有過一些詩歌收集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荷花」裏，却又沒有什麼影響。較前邊的倒又還要推鄭振鐸能，雖然，他的吶喊在這一期算來已屬渺小，震撼全中華民族的「五卅」慘案，也他不外無是的憤恨的喊着：

沉睡者，起來，起來！

無辜者的血，如紅霞似的，

掛在大雷雨後的天空；

被踐踏者的淚，如雨後的殘水，

還在蒼角樹間點點的滴着。

復仇的女神在翱翔，在拉翼，

聽呀，她正在悽厲的號叫着呢。

你們難道還忍在安睡？

「創造社」的詩人方面，除上述三人外，郭沫若，成仿吾等都投筆從戎幹實際工作去了。這一期出現的詩集都是舊的彙集，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東西。計成仿吾有流浪（），柯仲平有海夜歌聲，成紹宗有花園……。

至若產生過志摩的詩的詩人徐志摩，這時期再出版了一本翡冷翠的一夜（一九二七），但不外更確定了新月派的形式而已，內容方面是沒有什麼獨特地方的。

一般的說來，這時期的詩人却不算少，有蓬勃氣象，所以，我也就胆敢定名為「騷盛期」。（上一期因小詩本身缺點過多，縱多詩人，不算盛。）不過真正有成就的却可以說是沒有，這倒是可悲的憾事，雖然，事實上我們又不能否認這時期的詩歌，內容形式方面都有了小小的進步。

### 第三、中落期（1928—1931）

說是物極必反，而把這時期詩作之慘受東縛壓迫認為是一種衰落，這是表面的說法。雖然，

這一時期縱是有開階級的詩歌也出現得非常少數，而許多文藝雜誌是拒登詩歌的。我記起了太陽社曾有不少新詩人，後一些時候的拓荒者（一九三〇，一月創刊），也披露了不可前進的詩歌；而另一方面，資產階級詩人創辦的詩刊（一九三〇年四月創刊）也出版了將近三期；在詩刊以前，他們早就以新月雜誌為大本營，產生了不少詩歌，後來籠統被選集在新月詩造（一九三一）裏，這本新月詩造可說就是



他們的唯一的代表產物。唯記起了上一時期詩壇是那歷日趨於興盛，而在這一時期許多詩人因詩歌不能賣錢而改了路，并且許多思想正確的詩歌不能隨意的披露，事實上却又有點中落的現象，這中落雖然正是復興時期的沉進。

太陽社的詩人中，除蔣光慈在這時期內再出現了鄉情集（一九二八）和哭訴（一九二九）外，馮憲章有夢後（一九三〇）出現，錢杏邨有荒土（一九二九）而森保也寫了不少

的新詩。在他們的詩裏，正如蔣光慈所說：「永遠守着我那革命詩人的誓語」（苦嶺遺恨一九二八），「詛咒那兇狠的劊子手，我的祖國不是他們的窩巢。祝福那反抗的貧苦者，我和他們永遠在一道」。（我應當歸去一九二九）。不僅唱出「啊！今日的中國乃一塊荆棘蓬莖的荒原！啊！今日的中國人弄得骨肉都不能團圓！」（寫給母親一九二七）而且

認清「我們不需要平坦的旅途，祇有壓迫的下面才有道路」。（錢杏邨：壓迫一九二八）「我們要去把握全國，全體的勝利」。（丁銳爪三八八六一一九三〇）。盲目的模稜兩可的吶喊是沒有了，另一種慘酷的場面被直簡接地映出來了

。可惜還有大大的毛病，仍然是吶喊多於描寫，公式的觀念

的錯誤非常厲害，很容易惹起別人的反感。

當時，類似他們的有前哨社出版的我們的詩（一九二九），作者有李白英及紅塵等。唯意識不像上列那麼正確，譬如李白英的三萬二千萬（一九二九六月），只叫「我國所有三萬二千萬農人們！我們走向都會，走向工場，走向機械的王國去。……」而是否革命可以不需要農人，農人都只須到都市去，真是值得反問的一回事！

汽笛詩社也出了西華著的一本小詩集——火焰（一九二九）吶喊聲一如太陽社諸人。但仍然認為「農村裏抑鬱的苦悶實在難受，唯有這騷擾的廣大的都會才是我們鬥爭地」。（初來自農村的子弟——一九二八二月）。和前哨社諸詩人又是同一個鼻孔的。

拓荒者裏所有的詩人。除一部份太陽社人員外般夫是極可注意的。像血字（一九二九）裏他唱：

「五卅呀！  
立起來，在南京路走！  
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盡頭，  
把你剛強的姿態投映到黃浦江口

把你的洪鐘的預言震動宇宙！」

意圖的旋律（一九二九）裡他又這樣寫上。

最高最強急的音節！

朝陽的歌曲奏着神力！

力！力！力！大力的歌聲！

死！勝利！決戰的赤心！

朝陽！朝陽！朝陽！

憧憬的旋律到頂點沸揚，

金光！金光！金光！

這是多麼熱烈的情感呵！假如不是於一九三一年被無情的子彈，帶去了他的生命，他的成就將是多麼驚人呢！

當然一方面顯示了急飛狂進，一方面就當更加有間階級化，講究格律呀，提倡唯美主義啦，極力表示他們的窮奢極樂了。偶然他們也發點慈悲，來一些人道主義的吶喊；但在他們這只是一種附帶的玩意兒。表面上，他們說「主張以字音節的話和，句的均齊，和節的勻稱，為詩的節奏所必須注意而內容同樣不容輕忽的」，（陳夢家·新月詩道序言）。好像極以內容為主的樣子；其實，事實上他們是太重音節了，常

以一定的格律去填上他們的雅逸有閒的內容哩！正如陳夢家所說：「苦煉是聞一多寫詩的精神，他的詩是不斷的煅煉不斷的雕琢後成就的結晶」；而「朱湘詩也是經過刻苦磨煉的」丟開了形式，真的只剩下「一副嚇人的骷髏了」。〔文學一卷四期某讀者評新月派詩。〕

在新月詩道裏，他們也表示了對現實的不滿意，但正因為「如今正像是老話的滄海桑田，滿懷的花草換得了一片荒煙」（卡之琳：望），所以需要「靈奇」，如下之琳所說：「帶着一身灰沙，幸虧還有蔚藍，還有彷彿的雲霧浮在縹緲間，倒可以抬頭望望這個仙鄉」。這「靈奇」是怪可憐的，驚喜中想把她抱緊時，又摸索到黑夜，而神怪的寒風冷透胸膛，「希望，不會結成又毀了」。〔徐志摩：消息。〕新興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以前是不妥協的樂觀地向上爬，有的只是狂瀾的突飛猛進。可是，「五卅」以後，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遭到崩潰的同一命運，而中國封建勢力又是矛盾的存在着時，他們的一線希望也就會動搖，同時帶點悲觀色彩，委身於運命，唱「睜大了眼，什麼事都看分明，但自己又何嘗能支配運命？」〔徐志摩：火車會住位〕

這時候，由於他們的階級本性使然，事實上他們是以盡量沉醉於酒肉中脂粉裏來得迫切的。縱是「知道了舒服裏有痛苦」（郭沫若·蛇。）所以俞大綱唱「她那顆小小的心」，（雖然，他是帶了一些小市民的成份）；梁鎮也唱：「愛，這時候我在玩味你的嘆息，你的眼淚」，（默示）；而在「下之琳的魔鬼的夜歌裏，假魔鬼的口吻更道中了他們的享樂主義。顯然的，所謂戀愛多半是商品化的玩弄，最初「像春風吹着春花……他給」！後來「他怨，說天時太冷；「不久就凍冰」他說。（徐志摩，季風）心腸是像資本家一樣的水冷。不過，有時他們也會愛好山林，那是因為都市生活玩厭了。正有如偶然也會有人道主義的哀憐——徐志摩寫戰歌，陸沉寫「三一八」一樣。至若一部份的他們，像沈祖棻仍有出世思想，朱大紳，劉夢暉有頗悲哀的傷感，那也許另有經濟條件所支配。但「虛無」倒是他們的通病。因為這是時代和他們所處的經濟背境所賜與他們的。

因了一九三〇年春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般以文藝任職文藝的人們有了民族主義文學的創議發起，而且以讀詩月刊為大本營，另在「草野」週刊上，也被露了不少詩

歌。當然，假如真正能夠抓住民族的特性，指示民族的出路，他們是會不為人們所遺忘的。情類頗多於吶喊，不會抓住整個民族大眾的真實的苦痛，到後來雖然出版過一二本詩集，畢竟未曾有多大的影響。縱是「九一八」發生以後，論理該是他們的用武良機，而事實上只有類似荷日的，表面的吶喊，和左翼詩人一樣，除了更動了對象，而多了「光榮」「民族之光」「偉大的死」……等字眼以外。下盤的在申報上所見的沙理的歌便是例子：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快起來奮鬥，

快起來準備去戰，

戰死是我們的生路！

郭沫若自同樣的吶喊，同樣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殺中國的「民族主義精神」表示了憤慨。可是，最能如他們的所願的，恐怕還是復活的詩人（一九二九，十月）的作者簡如斯的五月的血吧！他為「安內攘外」而歌頌的：

啊！還有什麼思慮？

我們只有拿着火把與槍刀。

起仆在先烈底血跡與頭顱之上，

向前衝！衝出炮箱！衝出刀鋒！

要衝到帝國主義的壁壘，

要分化一切反動的C P，

只有腳踏着先烈的血跡，

奮往直前不斷的努力！

實在，較有造就也許要推會寫詩劇黃人之血（前鋒月刊

七期）的黃震遐。雖然，他的「大亞細亞主義」給日本的侵略擊碎了美夢，畢竟他的企圖在藝術上說來是較有意義的，

他在提起我們的艱難，要我們曉得：「一千二百四十年，全

世界刮着黃色的風，蒙古的兵力已將歐亞打通，黃族是世界

的主人翁，沒有黨沒有獅子，祇有亞細亞的龍」。惜認不清

，「友」與「仇」，結果還是認想與虎謀皮吧了。

可是，後來他們竟沉寂下去了，這真有點不可理解。

這時期，倒是一般小市民或有閒的少爺詩人有過不少詩

作，像李無偶的梅花（一九二八），自然率直，平島近人：

在愛的圈裏轉，感到飛不出「現實的牢籠」，在渾渾噩噩的

世界感到「看得破，忍不過」，因而對於現狀頗有激烈的抗

文 論

議，顯出勇者的勇氣，而叫一聲「革命」！可是，他畢竟對

於前途沒有清楚的認識，所以很容易他踏上死路，「一步一

步地把他負着向不可捉摸的「死之宮」裏去了」。（錯誤）。

而他所發現的却是「人生最後的光明，分明是一盞鬼燈」。

（人生最後的光明）。楊鍾的受難者的短曲（一九二八），

表示了追求光明的失敗，因而流浪南洋，好像成爲披髮狂吟

的歌者，有一種李白式的浪漫的豪情，但，結果時代潮流又

使他發現了錯誤，就了歸途。在後來多少有了轉變。唯形式

方面，仍然不少舊詩詞的句子。此外，程少懷的流浪者之

歌曲（一九二九）有婉約豪放的表現，同時也有不可口號式

的吶喊。王文川的江戶流浪曲（約一九二九）雖然被認作是比

較近於寫實的東西，也畢竟抓不住偉大的時代。而在鍾敬文

的海濱的二月（一九二九）裏，映示了一種灰色人生的苦悶

，感情是薄弱的。錢君匋的水晶座（一九二九），戀愛詩頗

多，頗有精神韻，有一些輕鬆的情感，驟然看來是不像大時

代下的作品。趙景深的荷花（一九二八），同樣只有纖細的

心思，正好像大時代下，戴望舒在破碎的粉盒上，頰上的木

苗上燃着的煙捲上，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寫出他的「我底記

憶」(一九二九)，——其他，類此的詩人恕我不多贅述了，一個人的腦力是有限的啊！

老詩人方面，王獨清聲言將爲無產者歌唱，所作「Dec. (一九二八)」正是熱情奔放的描寫。人說他受了俄國 Blok 的「十二個」的影響。可是，他寫的只是英雄主義的鬥爭，羣衆是看不見的。雖然，這篇詩有粗暴的力，畢竟還算是難有的產物。至若郭沫若，有一本「恢復」(一九二八)出現，一種堅強的意志顯現出來，且有不少對時局的憤慨。唯仍然沒有羣衆的現實的描寫，比前茅不見得會有什麼進步。

總結起來，也許不算是什麼中落罷！一方面，有閒詩人在這一時期業已登峯造極，形式上不僅格律逐漸要整齊，十四行 (Sonnets) 體居然時髦地中國化，真是所謂盡善盡美了。一方面，戴望舒式的不用詔脚的自詡爲「牠應該去了音樂的成分」的詩也逐漸展開。不過，就形式與內容上說來，他們都離開大衆過遠，而且日見其遠了。大部份新詩人，鑑於他們的錯誤，又深惡吶喊之空虛，到後來出現了中國詩歌會，倡現實主義的路，鼓吹詩歌大衆化，這纔挽救了各趨極端的詩壇，但這是一九三二年以後的事，下期再行細述罷！

#### 第四、復興期 (1831—1934)

小說方面早就有了不少的成就，詩歌方面雖然迄今仍然得到非常可憐的結果，而這幾年來的迎頭直追的態度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大概說來，現在的中國詩壇是有下列的三大派：「新月派」，「現代派」，「新詩歌」派是，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新月派——雖然徐志摩是死了(一九三一)，新月的詩刊(季刊)只出了一期追悼號(一九三二)，就壽終正寢。而事實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出版的詩籍(朱維基主編)正是她的化身，不少小徐志摩在大批製造十四行格律詩。現實與他們的隔閡，只要你曉得了「九一八」「一二八」幾乎對他們是漠不相關，你就可以了解。基於他們的藝術至上的什麼唯美主義，縱使他們也會描寫一些現實，這美化後的現實又多麼歪曲呵！要想曉得他們的立場，態度，只要你看當作開場白的一篇朱維基的自殉書(詩籍第一期)就可以約略的明白：

對着天空的柔化了的晶品的光芒；  
對着薔薇的顏色；如同一團團的火；

(……………略去數行……………)

對着這些花，像從熱帶的果樹，

散射出的濃郁的馨香，今天孔雀開放

他的羽翹。他已沉默了長久。……………

(略數行)……………他對於他的同類表現出

一種容默，一種更高聲的容默。現今

他終於比一前更勃發地開放他的

偉麗的羽翹。上面點着無數的眼睛，

如同繽紛着的花朵。他全把他張開時，

他好像是遮掩在皇后後的一扇金屏，

霎時地一陣強烈的震動流過他全身，

以致發出連續不斷的悉索的聲音，

如同不停的狂風吹動無數的竹葉——

這定是抑壓不住的熱情的力傳到

他的每根羽尖，他這樣不可遏止地

加速他地力的震動，致使他羽翹的

聲音的悉索變成連續的輕微的爆發。

……………現今發出更奪目的光輝

以淹沒一切的花馨香。

他這種殉道的威顯。牠們中誰單獨地

擁有這一切的奢華？他不斷地這樣

張開，預備直到他的熱情耗盡，他的

華蔚的羽翹暗淡……………。

(小圈是我自己添的)

所謂「偉麗的羽翹」，「繽紛着的花朵」，「皇后後的

一扇金屏」所謂「輕微的爆發」和「單獨地擁有這一切的奢

華」；不錯，這是他們「殉道的威顯」。可是，大眾是需要

這些東西嗎？雖然，有錢你可以用漂亮的字粒印成美麗的冊

子，光是拿來自己閱讀是不行的哩！後來只出了四期（一九

三四，二月），就停了刊，大約不是無因吧！

主要的標榜，自然是唯美主義，可是，他們的一團，正

是過時的沒落的一羣的代表，他們也不缺頹廢，神秘，惡魔

的東西。「秋風」「蛺蝶」（第一期龐董琴的詩）……………

顯然就和他們仍然難解難分。

在這個時候，新月派可以說業已兩分的。像上述朱維基

邵洵美一派，我們叫做香豔派。另一派，是格律派，以陳夢

家，朱湘（1904—1933）為代表。但自朱湘詩人自作，以懷才不遇（？）之身勇於跳江（一九三三年冬）追隨屈原以後，臧克家以新月派的形式來了一個轉變，時代復又使陳夢家不能再像以往優游自得，必然的走向他所代表的階層，於是在香豔派也不再流香時，結束了新月派的生命。今後，縱還有新月派的詩也只有苟留殘喘的了。

朱湘代表了貴族地主的必然的命運。在他的詩裏，他是時常詩人自作，所謂詩人便是超於常人的。他說：「詩人來的到路各自不同，今天這個少年任他去從。陸機嘆息那華亭的鶴淚，他與謝眺都殺死在市中；飯野山的杜甫終世饑荒，白酒，黃牛，一朝脹得身亡；屈平掖着枯荷葉的衣衫，湧身投入汨羅江的波瀾；李白身披錦袍，跨在鯨背，乘風破浪，漂去了那三山」。（詩歌月報創刊號：死之勝利。）而他，便隨從了屈平，在他了解了他的階級的運命以後。在幸福（詩歌月報創刊號）裏他悲哀的唱：

何必將壽命俄延，

倘若無幸福貯在來年？

自然，在他的詩歌裏是有許多叫人們不要反抗，叫人們

看破世界的麻醉意識的。他唱：「在這河邊，世人貴賤皆忘；乞丐前頭泰然臥着君王」，（死之勝利）意思就是：到頭來終是一死，何必多事企求？他是要拿宿命論來阻止大眾的為飢寒交迫的鬥爭的哩！

陳夢家却逐漸能走積極的一面為自己的階級找出路，在他的一九三四一月出版的鐵馬集看來，他是業已參加過，「一二八」的混戰的。雖然，心却落在後方，老是保持他的牧師的兒子的善心，抗日熱情還趕不上一個後方的民衆。當然，他也不缺麻醉大眾的意識，他是一口斷定：「上帝祇將幸福給幸運的，厄難永遠交給可憐人承擔」。（藍莊十號）因之，他更勸你祈禱「願天堂的雲梯接着地面，我們好登上帝的金城」。（聖誕歌）。和朱湘一樣，叫大眾想開一點，不必鬥爭的。可是，爲着他們自己的命運，今後，他本人是會向大眾鬥爭也是意中事。當然，不再是新月派的内容了。我們等着罷！

至若臧克家，雖採用新月派的形式，却沒有像陳夢家，

朱湘等那麼著重格律尤其是內容方面，他更出了新月派的軌。沒有戀愛，沒有花，沒有月，簇新的姿態出現在詩壇。但

是，他本擅於客觀描寫的，而往往因了公民式而加上了尾巴，像烙印（一九三三）上的炭鬼和文學上的罪惡的黑手就是例子）且老是掙不脫新月派的形式，終究不能抓住大時代的核心，尤其是在時代的動態方面。——可是，就是這樣，新月派就由他的手裏送上了斷頭台了。

二、「現代」派——這一派是象徵主義和新感覺主義的混血兒。不像新月派的注意整齊的格律，甚至還反對詩的音樂成份。不用韻脚，要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的程度上」（戴望舒）表現詩的韻律。自自然然的，使造成一種不便於朗誦吟唱的純眼睛上的藝術。在他們的作品裏，多神秘的不可懂的思想，並且正因為朦朧難懂而被認為這是他們（尤其是李金髮）的長處。內容呢，因為他們中不少世家子弟，也不少農村裏的或業已走到都市上的地主少爺，所以特多早年的美麗的酸的回憶，並且不時出現一些避世的虛無的隱士的山林的思想，什麼黃昏呀，寂寞呀，故都呀……凡封建詩人所常用的字眼，都常是他們的唯一的材料。在形式上，因為都不甚長而且不少獨立二行或三行而聯成一首的，同時內容方面也是差不多每一段就具有一種單純的思想，

想，所以我認為這是小詩的發展。小詩，小詩運動因「五卅」潮的到來而消滅，但大時代下，正不少落伍的人們的苦悶，小詩會變形而成爲「現代」式的短詩是不值得奇怪的呀！茲舉例如下：

那白雲深處的，

不是嗎，我的家？

蜿蜒的紅沙燈的圓波裏，

青春，輕輕地擁過。

如今，顛碎了，

銀鬢的母親。

可不是我的家嗎，

在那白雲的深處

——「現代」四卷三期：白雲深處。

黃昏，夜半，帶着羽翼，

從沙漠，從枯冷的平原。



飛到了夢的藍天。

探望我靈魂裏之家園，

沒有毀壞嗎？

過去的飄渺雲烟。

誰說舊夢是快樂呢？

她已似朽了的欄柵！

也許帶點生之哀怨。

生怕未來給我個，

落葉的淒涼之故田，

失掉了火的笑靨。

——全上，無題。

此外，望舒草（一九三三）裏的我的素描，秋天的夢，

游子謠，尋夢者，「現代」四卷六期的詩三首，詩造裏的

尖風，四卷二期的鴉溜外五章內的三四篇，都是好的例子。

——說「現代」他是小詩的發展，這不是說牠就不是詩，要

不得。但我們要記起小詩時代業已過去，而這類小詩的東西，在大時代的潮流激盪中，終必被人遺忘的，他們的陣線的崩潰，也必迎在眼前。

現今，一九三三文藝年鑑上有十幾首他們的詩，而望舒草可以說是他們的好成績了。

在戴望舒的望舒草（一九三三）裏，他輕輕的唱出他的虛無，寫出他的古舊的回憶，他誠有沒落後投到都市裏來了的地主的悲哀呵！他傷心的唱：

從黑茫茫的霧，

到黑茫茫的霧。

——夜行者。

因為「天上的花園已荒蕪」（樂園鳥）。可是，他有沒有出路呢？假使他老是不轉變的話，太平洋的浪潮衝不醒他，人們是不難把他遺忘呵！

三、「新詩歌」派——新詩歌是「中國詩歌會」的刊物，

創刊於一九三三年二月。而「中國詩歌會」則成立於一九三

二年九月，在緣起裏說明了「在次殖民的中國，一切都浴在

急雨狂風裏，許許多多的詩歌的材料，正藉我們去攝取，去

表現。但是，中國的詩壇還是這麼的沉寂；一般人在鬧着洋化，一般人又還只是沉醉在風花雪月裏」。而認為「把詩歌寫得和大衆距離十萬八千里，是不能適應這偉大的時代的」因之，認定詩歌是社會的反映，並且社會的推進物，應有時代意義的。在宗旨上，除完成中國新詩歌運動爲總題外，其主要任務是研究新詩歌的理論，創造大衆化詩歌，批判過去的和介紹世界各國的新的詩歌。一致的目標是詩歌大衆化。

在穆木天寫的發刊詩裏，就表示了時代和詩人是多麼地密切關連：

我們不憑弔歷史的殘骸，

因爲那已成爲過去。

我們要捉住現實，

歌唱新世紀的意識。

「一二八」的血未乾，

熱河的炮火已經燭天。

黃浦江上停着帝國主義軍艦，

吳淞口外花旗太陽旗日在飄翻。

千金寨的數萬礦工被活埋，

但是抗日義勇軍不願壓迫。

工人農人是越法地受剝削，

但是他們反帝熱情也越法高漲。

壓迫，剝削，帝國主義的屠殺，

反帝，抗日，那一切民衆的高漲的情緒，

我們要歌唱這種矛盾和他的意義，

從這種矛盾中去創造偉大的世紀。

我們要用俗言俚語，

把這種矛盾寫成民謠小調鼓詞兒歌，

我們要使我們的詩歌成爲大衆歌調，

我們自己也成爲大衆的一個。

和「現代」派的正相反，多是長詩多，雖然，僅有柳倩

的震撼大地的一月間（連續刊於綜合上）是史詩。其他不外

幾十行或一二百行而已。內容方面，頹廢的惡魔派的神秘的思想，都一概沒有，但形式方面却不刻板於一門，而除批判的採用或利用時調歌謠外，主要的是在創造新的方面的。

因為大眾是需要這類東西，所以不一年該會分會就南北及於廣州和河北，甚至於海外的南洋了。「新詩歌」的名字，使詩壇另開別一坐面。「中國詩歌會」內的詩人，除發起人穆木天，楊騷，蒲風，森堡外，柳倩，白曙，奇玉（石靈），濺波，流冰，葉流，亞平，左琴琳，溫流……都是健將。森堡，和平的白鴿——麥克唐納（1933, 7月）是頗能擔任政治專變的；鋼鐵的歡迎（1934, 卅三週年）內容與技巧都有相當的成就。柳倩的震撼大地的一月間，將是一部力作，正如人們不會忘記「一二八」一樣的留在人們的記憶裏。奇玉的新譜小放牛（一九三五年二月旬刊第二期）朱自清也認為「比較好」；而楊騷的小歌金陵（旬刊創刊號）雖然短，却也勝過長詩。至若蒲風喜具體的描寫，農村破產的題材更多顯現在詩歌上，茫茫夜詩集（一九三四）就是茫茫的黑暗時代下的產物。另外，濺波已有詩集夜哨（一九三三）出版，雖然不見佳，也表示了黎明前的一種大眾的心。

「新詩歌」上，百靈的碼頭工人歌（旬刊第三期）是會經作曲家譜上調子的，茲剽錄兩段如下：

從朝搬到夜，  
從夜搬到朝；

眼睛都迷糊了，

骨頭架子都要散了。

搬哪！搬哪！

咳咿啞呵！咳咿啞呵！

笨重的麻袋，

鋼條，鐵板，木頭箱，

都往我們身上壓吧；

爲着兩頓吃不飽的飯。

搬哪！搬哪！

咳咿啞呵！咳咿啞呵！

在該會廣州分會的刊物裏，克拓的鐵匠（詩歌創刊號19, 33, 4, 16）是值得注意的。茲抄錄在下面：

叮叮鐺！叮叮鐺！

火炬在黑暗裡高揚。

鐵錘在血紅的砧上跳，

火花向四方翱翔。

一錘又一錘，

用力的錘。

看！錘尖落處

砍去了鋼鐵一塊。

「喂！伙計！趁爐火正紅，

你也錘，我也錘，

加足我們的熱和力吧！

你瞧！舊的鎖鍊已快給我們錘碎。」

而河北該分會的「新詩歌」上左琴琳娜的縫紉婦（創刊

號）在音節上描述上都有成功，而丹娜的礦工和曼晴的打夜

工（均在創刊號裏），更能抓住現實，不像以前的吶喊詩人

了。你看，打夜工裏曼晴是這樣寫的：

馬達，皮帶，車輪子，

有旋律的飛動着，

使人心驚肉跳，

工頭們站在當道，

「快着走！快着走！無情的吆喝着。

我們無言的——也可說是憤恨的

跳到自己的機關車前，

開始工作了。

小心啊！自己的雙手，

千萬別叫車輪子切掉！

結末，只他這樣作有力的表示：

機器呀！我很明白：

你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仇敵！

現今，「新詩歌」的「歌謠專號」「創作專號」陸續出

版，報端上已深深的惹起大眾的注意。就是河北該分會的

「新詩歌」也出了「特大號」（一九三四，六月）。許多作

品在他們的刊物上披露了出來，同時現實與詩歌業已不成問

題，只在詩人們勇敢地履行了。他們還打開了一條詩歌大眾

化的生路哩！這生路，就是批判的採用時謠歌謠的長處，而

創造大眾所能聽或容易閱讀的東西，「歌謠專號」（一九三

四·六月)可以說是得到成功的嘗試。

此外，當然還有不少詩人。在戰時代的「詩歌專號」(一九三三·一〇月)裏，拾名的楊媽便是不錯的作品。另外，出了詩集的人也有不少，像嚴次手的「Maiden G」(1932)，馮振聲的「流影」(一九三二)都是以戀愛為題材的；曹保華的「落日頌」(一九三三)，林重映的「出哨」(一九三二)，丁炫的「一二八」(一九三二)李維健的「祈禱」(一九三三)鍾天心的「遊子吟」(一九三二)……總算反映出了大時代下各種不同的心聲。可惜這裏不能逐一檢討了。

很顯明的，「九一八」以後，一切都趨於尖銳化，再不容你傷春悲秋或作童年的回憶了。要香豔，要格律，……顯然是有自尋死路。現今唯一的道路是「寫實」，把大時代及他的動向活生生的反映出來。我們要記起：這是產生史詩的時代了。我們需要偉大的史詩呵！程木天的在略拉巴嶺上(千秋二卷一期——一九三四夏)便是一種嘗試，新的造就就是猶待我們努力的。

現在「鳥瞰」總算是簡單地敘述完了。爲着容易明瞭起見，再就詩人們的作風的雷同，內容的近似，而劃分一表如下：

下：

附「五四」到現在在中國詩壇表

內容	自然主義	代表人	團體
內容	自然主義	代表人	團體
冰心	胡適	周作人	新潮社，新青年社
徐玉潔	俞平伯	康白情	
朱自清	劉半農	劉大白	
汪靜之	宗白華	沈尹默	
趙景深			
鄭振鐸			
王統照			

作品(詩集)

嘗試集

過去的生命

冬夜，西邊

草兒在前集

揚鞭集

舊夢，丁寧，賣布謠，郵吻，再造。

流雲

作品

繁星，春水

將來之花園

蹤跡

蕙的風，寂寞的國

荷花

義主美唯	容 內
摩志徐	人表代
社月新	團 集
徐志摩	詩人
聞一多	流派
朱 湘	作品
卡之琳	志摩的詩，猛虎集， 冷翡翠的一夜，雲遊。
陳夢家	紅燭，死水
饒孟侃	草莽集
于廌虞	格律派
邵洵美	三秋草
朱維基	夢家詩集，鐵馬集
臧克家	香豔派
	花一般的罪惡
	花香之街
	烙印

義主漫浪	容 內
若沫郭	人表代
(期前)社造創	團 集
郭沫若	詩人
成仿吾	流派
王以仁	作品
鄧均吾	女神，星空，瓶
徐祖正	流浪
	孤雁

義主漫浪命革	容 內
若沫郭，慈光蔣	人表代
(期後)社造創，社陽太	團 集
蔣光慈	詩人
饒杏邨	流派
馮憲章	作品
森 堡	新夢，哀中國， 鄉情集，哭訴
郭沫若	荒土，餓人與飢鷹
(王獨清)	夢後
柯仲平	前茅，恢復
(馮乃超)	埃及人，I Dec. 烟煉，零亂章。
	海夜歌聲，風火山

義主徵象	容 內
清獨王，髮金李	人表代
派國法	流 源
王獨清	詩人
穆木天	流派
李金髮	作品
戴望舒	頹廢派
蓬 子	聖母像前，死前，威尼市 旅心
(王獨清)	微雨，食客與兇年， 為幸福而歌
施蛰存	我底記憶，望舒草
馮乃超	象徵派
梁宗岱	銀鈴
馮 至	(見上)
	紅紗燈

義主實現 流 潮		義主旅民 容 內	
		人表代	
會歌詩國中 團 集		社刊月錄前·社野草 團 集	
穆木天	流亡者之歌	黃震遐	黃人之血
楊 騷		鄒冠華	旅程
森 堡		湯增欵	
蒲 風	茫茫夜	黃曙霞	遊子的哀歌
柳 倩	生命的微痕		
瀧 波	夜哨		
亞 平	都市的冬		
白 特	還鄉集		
葉 澆	不是詩		
左琴琳娜			
胡 櫛			
曼 晴			
白 曙			
楊般夫		馮 鏗	
鍾天心	追尋，遊子吟	胡也頻	也頻詩選
鍾敬文	海濱的二月	張秀中	革命浪漫主義動的宇宙
韋叢蕪	君山	李無悶	梅花
謝采江	荒吟野唱	王文川	江戶流浪曲
曹葆華	落日頌	程少懷	流浪者的歌曲
何德明	幸福的哀歌	楊 騷	心世(詩劇)，春的感覺，愛戀者的短曲。
焦菊隱	夜哭	錢君匋	水晶座
林 庚	夜	鍾天心	
曾今可		鍾敬文	
土一心		韋叢蕪	
白 蕉		謝采江	
拾 名		曹葆華	
劉廷芳		何德明	
		焦菊隱	
		林 庚	
		曾今可	
		土一心	
		白 蕉	
		拾 名	
		劉廷芳	

## 值得歌詠的「感情」是什麼

石檢節譯

——見森山啓著：爲新興詩歌而寫（白揚社版）——

我們生活於這社會，對於所見所聞的——種種事實，便有種種的興感。一切事物是在流動似的，感情也是在流動。

所以，詩人一時很那樣子說過——

「請原樣表現君等的感情的搖蕩，那便產出詩來」。

這樣的話，譬如襲着舊腔調如下所說，即——感情的流動，或時緩慢，或時起愉快的小波，或時激浪似的高漲，或時又暗暗的沉滯着。宇宙的森羅萬象也是這麼樣的。那是奏着流轉的歌。試聽聽幽靜的木林啊，春，有萌芽的草和出巢鳥兒的歌；秋，有落葉的，而且給隱約着許多的歌；請君等也依樣於感情活動時，如萬物的歌詠，自然地歌詠。君等的胸膛有幽深的森林，有給自己彈響的絃……等等。

這樣抽象的，陳腐的教訓，但又不絕地扮新裝，在布爾詩論中，迫很面來了。我們在這裏有注意兩點的必要：第一，像上面的思想，是把詩人的課程完全脫離社會而思考的錯誤；（略兩句）第二，不錯，我們在現實生活上「感類」到

種種，爲寫詩而鎖下一個基礎是事實，但雖怎樣的感情也未必有着給表現於詩的價值，又表現於詩的單單叫作「感情」是錯誤。

對於所謂雖怎樣的感情也未必有着給表現於詩的價值的，蒲列哈諾夫會引用拉斯金這樣說過——

「……拉斯金說一件美事——對於少女被失戀可以歌詠，但對守財奴被竊了錢却不可以——而且他也正當，藝術作品的價值，依藉以那點給表現的氣分的高度而被決定，所以又說：「對於強烈抓住你的感情——拉斯金說——那是給詩人歌詠，積極的地真的意味上，可以感動他還是不可以呢？請問問自己看。如果可以的話，這情感是好的。如果那個不可以被歌詠，或僅在那發矇的方面而得給與感動的話，那感情是低下的」。此外便算了啦。藝術是人和人之間的精神的結合的手段之一。而且被給與了藝術作品愈高而給表現了的感情也愈高，只那樣才最恰當，和別的諸條件一同，這作品便得完成爲精神的結合的手段的自己的任務，爲什麼對守財奴被竊錢不可以歌詠呢？是很簡單——比方他對那損失而歌詠了這點，他的歌是不使誰個感動的，換言之，因爲



他和他人之間的結合的手段上沒有效用。」

但是於我們，重要的是：決定這感情的高或低是什麼。感情的高低不是單單依感情的燃燒的程度而給決定，也不是依使詩人興起感情的事物而給決定。不錯，「可以對少女發失戀面歌」而且在愛好現在市爾詩歌的「子女」們之中，少女的失戀的等歌裏，看到不少高價值的東西。但依社會的趨勢如何，那價值的高也同樣依愛好者而被踏低了的。比方灌注於失戀的歌底裏，被現在灌注於「三勇士的歌」似的一羣女學生的教誨踐踏。「再明瞭詩」的裝感容過的詩的「鑑賞家」也仍有同樣的踐踏。像藝術至上主義的小羊似的詩人現在感激着，自己來作「國民的歌」或「軍歌」。那點，於他們實有值得歌詠的「高感情」。可以現在醒覺了的勤勞大眾，和幾乎看不出少女的失戀歌的價值同樣，×國的歌也看不出價值。那裏，什麼歌等上都沒有感情。

所以許多市爾詩人早已一方面，只看出詩的價值而在詩人的情熱的燃燒的程度，詩的表現技術，題材和形式之中；他方，沒有決定詩的價值的尺度。因此拉齊金要說的什麼，就對守財奴被竊了錢也可以歌詠的。守財奴只除金錢是什麼

都不愛的是個悲劇。並且爲他生存的唯一的慾望的金錢却完全喪掉了時的心更是悲劇。那得作爲人間苦之一而被歌詠。其實我們知道市爾作家用小說的形式歌詠守財奴的悲慘的心理。而且在那歌裏看出價值的人，在某時代也有多少。所以像蒲爾哈諾夫和拉齊金似的，不含階級的規定地，僅以「感情的高」和價爲問題，結局縱使怎樣的感情也可依時和場合而給歌詠就這樣吧了。——我們決然如下的說：第一，（和在一切藝術，科學等上同樣地）有給表現於詩的價值的，常常是一定的社會的階級的必要。所有詩人（沒有意識的不算）只需把那必要通過於詩人的世界觀和感情的增場而表現於詩裏面。第二，因此詩人的感情的增場，愈是爲着特定的社會階級的歷史的進步的任務的實現，愈是詩歌，那感情，是增高給表現於詩的價值。（下數句略）。

# 詩評

## 「東流」上的詩歌

馬綽

在過去的這個雜誌年裏，刊物，尤其是關於文藝的，真是多，真是駁雜。到處充斥着金碧輝煌的大雜誌，但對於我們這些知識的人却難能經常的買到一點食品。假如，你要想找一些好詩來讀，那更叫你失望。有的，不刊載詩歌，有的免強列入一首半首。假如我不是神經過敏，我真疑惑某種文人是存心「撲滅中國詩壇」「剷除新進詩人」哩。

在失望裏我却買到了兩期東流，很高興，在上面能找我要讀的詩歌，——雖然祇有十來篇。現在且讓我檢討一下吧。

第一期的頭一篇支那人觀光遺首敘事詩和詩歌季刊的一鍋牛肉，在材料上，在情調上有點相同，但前者引起的情感不如後者的深遠，認識上也同樣的不如後者的正確，清楚，因為前者所指示給我們的只不過叫我們愛國罷了。在當前的任務上只停留在空洞的愛國的階段上是太模糊的，不足打

倒帝國主義的，這樣別人也會利用的盲目的愛國思想使你走上錯誤的道路的。因為作者的認識的模糊，所以僅僅把支那人在異邦看見人家的軍艦，大砲，聽見人家中將的野心的講話，後，不能深入到更高階段的思想去，只是把自己的感傷的情懷叫喊一陣出來罷了：

「……………」

望着異國的馬路

他們感傷

低着頭走路

像朝鮮人一樣。

……………」

曾經衝破了故國的海港，

……………」

他們憂傷

那無數的大砲，

不是曾經在故國的天空<sub>1</sub>？

……………」

默默地想起故國變成戰場。」

像這樣只是「感傷，故國」並且「默默地」是多麼無力；並且還不是只想使人們興起茫然的愛國思想的嗎？再看他的：

「砲彈帶來了

火的慘笑，

血的怒潮，

焦土，飢餓，

奔逃和死亡。」

這些，他仍似乎在說，中國受日本侵略真是苦啊！「別像朝鮮人樣」呀！這種雷馬克式的非戰思想是不能使殖民地完成它澈底消滅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的任務的。所以斐琴先生這篇遠不啻一鍋牛肉的：

「……………」

帝國主義者眼裏

把世界

把人類

原都當作一鍋牛肉的嗎。」

把「帝國主義者」的內幕暴露得強有力。喚起的我們的認識較爲鮮明爽朗。

再看同一作者的第二篇土地我的母親。這篇是個三部曲（我個人這樣稱牠的），一是揚子江，二是上海，三是土地我的母親哩。

揚子江給我們的印象有些模糊，因為那樣象徵底地寫：

「……………」

你有幾百個激怒的心臟！

……………」

永不停息的流淚，

捲着無盡的波浪！

揚子江，還聽說

你用洪亮的聲音歌唱，

伴着那朝霞，那夕陽。」

這末寫來，叫人疑爲純粹謳歌自然的作品了，若不細察牠內面的的寓意的話。

上海也同樣地是對都市用擬人法象徵地寫來寫去。

末了這一曲却是值得注意的一首。也許三曲的準星全安

於這第三曲的末尾上了。請聽：

「……………」

居住山嵐的窟窿！  
刺破厚利的標槍  
攻打山嵐的窟窿。

.....

讓血洗淨你的哀傷  
讓地之子唱起了

「土地的解放！」

來了這一句真算是暗夜的正原裏的一支火把。汪洋的大海裏的一隻救生舟了。對於勞苦大眾，對於現時代的這個窮鄉。

「詩的天堂階下是希臘喬亞的憂血鬼的心理的暴風和苦悶中掙扎的階級的悲怨的哭訴。寫家真有無限感慨。但總不過一番感慨而已。情調却陷落於被動的描寫裏未免是一缺點。如寫被剝削者：

「不讓它孤嗎？生命早就沒了氣息

委任淚吧。真至每個血輪的休歇。

.....

這是多末的感傷。失望；他們的力量呢，所以這不如把反對方向這股裏得有力：

「只是心兒是個算盤計着應得的幾分之幾的貨資  
讓青春之苗在發酵和蒸餾中枯萎吧。  
只要血和肉這磨出養活生命的資料。」

所以這首不如煥平君的生活較為成功。

生活——勞動大眾的生活，表現被壓迫者羣的內在的心理憤恨，新怨，却是很有力量。這首確是絕好的一個，成功的一調。就若他的末兩節罷：

「神的兒女般的少爺小姐們會作嘔吧

假使他們和她們的眼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然而我是該永遠地屈辱在地獄裏嗎。

機械不斷地磨練總會呈反似的發光啊。」

這種對於工人的深刻的認識，力量的堅信真是把握住了現實生活核心的作品，真是滲透了無產階級的意識的表現啊。

最末一篇是德爾大詩人海涅的介紹。在波曼太過窮乏的中國文壇上，尤其是詩的一席上却確是一篇難得的，有價值的文獻。

總着來看她——東流——的第二期。

陳子隨君的黃昏把時代的悲哀的輪廓描繪得很鮮明，可算揆揆着現實的鎖鑰，現階段人類的惶惶了。讀着他的彈彈吧：

「……………」

火在燃燒，飢餓在每個人的

肚裡作着掙扎的響響。

如果仔細聽，飯在

鍋裏叫喊，它要生存的自由和生命

憤怒衝破了黑暗的空息，誰

都祈望着雙日朝霞的光明。」

他的雨夜不如黃昏鮮明，因為比較的的因子太多的原故

；如：

「……………」

家家戶戶都隱匿着熱和亮光

……………」

沙塵飛在水中，裝着

鬼魅，不知向誰訴述憤激的哀鳴。

這黑夜滴瀝的雨聲，驚醒了

幽在高裏人們迷離的夢想。」

仍是這位作者的豪明在情調方面和形式方面都是和雨夜一類的作品。

孔子復國論——懷平君——却是一首不可多得的諷刺的

好詩。牠對於提倡舊道德而熱狂尊孔的形將殞落的殘喘的

人們確是一下猛烈的針刺；且看這是多麼有力的一針：

「誰說我們的聖人孔子封建？」

誰說我們的怪人孔子不向前？」

那些反對他的「混蛋們」誰還敢作聲？」

末了這一節不是趨向那些在歷史的河流中沈澱下的污泥的一

顆炸彈麼？不是把那些「高唱着固有東方精神文化復興」的

真正的「混蛋們」刺出血來的一針嗎，假若他們還有血的時候。

候。

陳雨君的黃昏也是一首含有針鋒的諷刺詩，是諷刺那些

惡劣的，昏愴的，楚奧珠張的色情狂的內部的，弄權迷魂陣

的象徵派的和報屁股上玩弄枯骨的一切「文藝至上主義」者

們的諷人的。如他對中黃島的這最末的質問：

「莫不是你在訴着被囚的苦衷？」

可是清瘦的音調中聽不到奔騰的悲憤也沒有哭出的淚

滴！

更且沒有孤獨幽怨的音調。」

還不敢把那些超然的「黃鳥」們弄得無話可說了嗎？「黃鳥們的清瘦的體腔啊，你們的看客一哄而散的日子就要到了。你們不要在籠子的「支圍」中，不自覺察主人的營養還以高貴的心情「彈出款款的情懷」吧！

總之這些詩，已向了現實的大海奔進着，叫我們有相當的滿意，但我們所希望於他們的是用更高的技術，更強烈的情緒，更有力的音調，更現實的體裁，勇猛的路上「大衆詩歌」之職，給中國詩壇以新的刺激，有力的幫助。——然而，在這兩類裏的詩，距離着這遠着哩！

一九三五，一月於冀南：

## 生命的微痕

羅倫

記得在某大報著名副刊上有評柳倩的詩是：「口號的排列，公式化。」現在想來，真覺得好笑，因為我讀完柳倩這本詩集，竟發現不出一首是那樣的呀。

當然一柳倩的詩，有他的缺點：有時過於在形式上要好，弄成「鋪排過甚」，如「離婦」「和平之神」等篇是。

這不但在表現技術上，叫人有累贅之感，在內容上也減少了感人的熱情。其次，在這本集子裏有一部分不必要的體裁，也被作者抓來表現着，雖然作者用盡表現的力氣，但終於叫人感不到多大力量。

然而，這一點缺點並不是損害柳倩詩的生命。因為在許多詩裏他已盡盡克服這缺點了。如「流言」「牧童的話」那裏是很能寫到好處的。讀起來叫人感到「輕俏俏脆」之妙，像似一個巧嘴的黃雀吐着內心的歌音。有一段清新雋永之味，流露在字裏行間。而且，在這些作品中充滿了作者的靈感及社會的生命。

其次我愛讀的是「吩咐」「雲鳥曲」，這裏面訴說着作者的心事和向上的生命：「南北只有兩端，有甚胡塗？」「追求着那白熱的永恆。雲雀也應不止！」一方還試用着一般新詩人不敢輕用的字眼：「……重負起一顆顆心，祇等一聲去也」。「壯哉！這偉大的開始。去，不復再來」。這，在作者技術的運用下，還能恰當的表現出主體的情緒，無害於

內容。——但，用不當，總有危險的，尤其在「詩歌大衆化」的立場上，這些字眼是應排之於新詩歌之外的。這是說，我之所以愛讀，是我很能熟習「古也」「壯哉」的術語，若料大衆走讀呢！

此外，在這部集子裏，正如程木天說：「他好像受了好些「新月」的格律的影響」。但他並不是像「新月派」的詩人，滿意於歐化的形式，囁嚅頹廢的性靈。他是用比較接近的語言去創造種種新的形式，去表現比較有生命的內容。

所以這部詩集按技術上說，是想逃出「新月派」影響下的形式去創造自己的形式；按內容上說，是遺棄了「身邊瑣事」樣的體裁而走上社會的現實的體裁上去了。在日下的環境及作者往日的修養，也恰好能產生這種詩集。他的缺點，我們底不上當；優點，我們應去批判的接受。——假如我們在目前中國新詩人尋找有希望者，那，無疑的，柳倩就是一箇。

## 讀者之聲

### 讀了「詩歌季刊」

馬綽

我們盼了半年的詩歌季刊出版了！我是多末慶幸呀！這刊物材料是豐富的，內容是充實的。在一般人因看不起詩而形成的我們這落後的詩壇上，這詩刊算是一本值得注意的希望的文獻的小詩庫呀！

概括的說，這小庫裡沒有戴望舒之流的供有閒階級把玩的玉石瑪瑙和金鋼鑽的迷惘陣，更沒有專做濶太太和迷斯們嘆賞不置的古香古色的琴棋字畫、竹葉廢物。這是許多熱血澎湃的青年的叫喊，受著受難者羣的怨訴，反抗者們的呼聲，進步的人兒的新禱和預言。總之是現實世界當前人生的悲壯的彈唱呀。他們的聲音態度是素樸，率真，而富於青年力，趨向大衆化的。

創作之中像碼頭，鐵骨頭，姐姐，戰前之歌，閨花，旱，秋場，都是描寫工廠，軍隊，鄉村的生活，大概都是深入

或接近大衆的產物。像囚人語 在監人的生活，寫的是監獄生活，都是很有力量的作品。一鍋牛肉寫帝國主義者宰割殖民地慘酷的情況，很是悲壯。此外一隻手那個短詩也是一篇力作。再如羅狗子和他的媽媽，割盲腸的人們及掘墓者的歌算是對地下人的贊美，謳歌的情調雖近似的，然而各有他的特殊思想，又都是特別有力的東西。囚人語用了說書方式的敘事手法倒很合大衆化的意旨。

歌謠中的民歌以及時調裏的車夫曲都是很容易接近大衆的，因為詞句簡短，音調和諧，實在易於歌詠呀。譯詩欄的幾篇，和論文也都是不易得的有價值的東西。

這詩刊也有一點缺陷：第一，正如編者所說缺少大衆合唱詩及詩劇。第二，有的句子稍長，或意思含糊恐有不易爲大衆記憶和歌唱的毛病——如妻的孤獨和記得。前者句子長，後者重疊含糊。

爲了上面這一點點缺陷，希望編輯先生在下期裏能彌補了，當然是再好沒有的。

聽說二期將於明年出版，我們熱切的盼望牠不至脫期才好！（完）

（馬綽先生，你給予我們的鼓勵；我們很感激，指示的缺點，很樂意接受。自這一期起，選稿十分嚴刻，（但爲了控掘新詩人，有時有一二篇的通融。）大衆合唱詩，這一期有了，（羅女士的萬里長城。）長篇敘事詩也有了。「詩劇」因沒有投稿，暫缺。望以後不客氣的批評！）（編者）

## 問題討論

讀者之羣

編者先生：以下有十一個問題，請你簡單的答覆我吧！我十分希望啊！（馬綽）

（一）寫詩可否用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手法？

答：在新的條件下，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手法是很可以採用的。

高爾基的「海燕歌」便是用這手法寫出的。但要小心的是莫要弄成「離開現實的空喊」。

（二）人們都說指出路，指出路，我們究竟必要那末寫麼？

答：當然不必要那末做，因爲你免強去指出路，就害了詩的完備和藝術性。但自然的脫出生成，（出路）是可以要的，如東山愛子的「給妹妹」的末一句：「望一望被早霞照透了的天空罷，勝利的日子快要來了……」楊騷的



「囚人語」的末句：「你回去罷，回去幹你的！我在這裏等，等你們，等你們，來打開這鐵門！」Moishe hadir的「飢餓的苦痛」的收尾，「用你們的牙齒咬住那細縛着你們的生鏽的鐵索吧！然後張口唾棄，使鐵索脫落——」

(三) 是謳歌宇宙預言將來的運命呢？抑是描摩目前實況？

答：謳歌宇宙預言將來並非不可以，但你如果明白眼前是怎樣的一幅現實時，那就沒有理由和餘裕去謳歌宇宙了。

(四) 表現時用象徵的，還是寫實的？

答：如果能以大衆生活作對象，在邁着鬥爭生活的大衆和向前發展着的社會動向中去找題材，在詩貴暗示的條件下，也未嘗不可用象徵的手法；但總不如寫實來得有勁。

(五) 討論大衆語的人們，有的主張爲大衆易於閱讀，(降低文化水準) 有的主張在大衆前頭(指意識) 那末我們現在採取易收教化之功的意見呢，還是站在先頭？(指詩歌說。)

答：你能寫得收到教化大衆之功，那已站在他們前頭了。

(六) 寫小布爾喬亞的沒落，道破舊制度的罪惡，是否可以？

答：可以。但你如有更好些而積極的材料，還是不寫牠的好。

(七) 形式是在打破舊形式，却是批評的接受舊形式呢？

答：目下詩歌的先進者，都主張批評的接受舊形式；但個人是主張在不損失「詩的藝術」條件下要打破舊形式，去創造種種新形式。

(八) 口號究竟完全揚棄嗎？

答：不必。因爲某種體裁，某種情勢裏，口號並不損傷某首詩歌的完整。反而增強力量。

(九) 要含意深遠呢，還是鮮明？

答：要恰到好處，形式內容才能一致。

(十) 主體用正面解剖呢，還是用側面影射？

答：這很難答，因爲詩不同於小說，我只可以說抓住某個主體時，你怎樣表現的有力，動人，你就怎樣去表現。正面也好，側面也好。

(十一) 詩的理論和以及其他的文藝分野取同一的路綫嗎？

答：大致是一致的。——當然有不一致的地方。（編者）

（十二）怎樣研究詩？（雪夫）

答：這問題很繁重，簡單說來，「在能夠認識現實把握現實外，還要批判地多讀國內國外的名人詩作及現在刊行的詩歌刊物，注意詩裏的音節，字句，如章法的構造；以及新詩理論等。」（編者）

（十三）怎樣創作詩？（雪夫）

答：就拿胡楣女士的話答你罷：「……創造的時候要注意表現的力量，注意形式內容的統一，情緒和音節的統一，貫入濃厚的感情是詩的一個特點，要注意到有能夠動人的感情是必要的。」——「新詩歌」二卷四期有胡楣的「用什麼方法去寫詩」，你可以詳細看一下。（編者）

（十四）怎樣遇上詩壇？（雪夫）

答：這真沒方法答覆你，我想「多讀，多作，多研究，能產生了偉大作品，就遇上詩壇了。」（編者）

（十五）「現代詩歌」為什麼還不出版？（張君）

答：因為沒有錢。你知道，我們的詩刊，完全由我一二人血汗換來的錢做印費。（自然是甘心犧牲。）季刊花的

太多了。於是「現代詩歌」雖然稿子早編妥，也不能出世。但目下我們已想得較為妥當的辦法。等這一期季刊出版後，就印「現代詩歌」。（編者）

（十六）編者先生，你們的詩刊有沒有「門羅主義」？社外人都可以投稿嗎？（樵夫）

答：絕對沒有！任何愛好詩歌的讀者，都可以投稿，你不見每次都有許多新名子出現嗎？我們不願拿老牌詩人支掌門面，願在新作品裏挖掘處女詩人。（編者）

（十七）編者先生，怎樣採取歌謠中的優點呢？（伊非）

答：自然要多讀啦！注意採取這些優點：「一、詞句簡潔清楚。二、讀得出，聽得懂。三、音韻自然。四、多變化。五、形式內容一致。」（編者）

（十八）什麼是大眾詩歌？（之貞）

答：以大眾生活作對象，用恰能把內容表現到家的技術寫出的，而且叫大眾容易讀，讀得懂的一種詩歌。（編者）

（十九）編者先生，新詩歌叢書已出的有幾種？往何處購買？（林木）

答：一、茫茫夜（蒲風作，定價四角）二、還鄉集（白特

作，定價三角）三、生命的微痕（柳倩作，定價五角）

前二者大概已買不到，後者可向上海生活書店函購。

（編者）

（二十）編者先生，現在「新詩歌」「詩歌月報」還出版否？

新出的詩歌刊物有什麼？（楊華）

答：不出版了。新出的有一當代詩刊」「詩帆」「火山」

「大風詩刊」「詩歌隨刊」，前二者已見到，很小很薄。

後幾種沒有見到，現在出版與否，也未從考查。（編者）

（廿一）編者先生，寫詩要寫些什麼哩？能否告訴我？（湘君）

答：要寫反帝國主義軍閥壓迫的詩，天災人禍苛捐雜稅所

加於大衆苦況的詩，當時的革命事件和政治事變的詩，

表現新社會新勢力兩詩，大衆生活的詩，戰爭慘禍的詩

……等。（編者）

## 異國詩人的一封信

王亞平先生。

今天我看了係閣下主編的「詩歌季刊」，這詩誌特別叫

我滿意，閣下的編輯方法值得驚異，實在維肖維妙，淋漓盡至，我非常地欽佩您。其中石榆君的「日本詩壇近狀」一文，我以興味格別的一看，而才知道了石榆君捧場我也是參加的日本第一流詩誌「麵包」，可是，怪不得石榆君捧場「麵包」，本來首屈一指嗎？

去年七月，我爲留學隔山離海的來到了北平，每天的埋頭書案，攻讀爲本，因此，不到一年之內，北平話業經成功了，而目下爲學俄文起見，在學育人外國語學校，因爲這年底我到俄國去，所以非學俄文不可。

另函我寄呈閣下，我們的「麵包」，如果存以供參考時，實在我的榮光又幸福，我今年二十一歲，在「麵包」底同人中最年青的，好在新近越發博得好評，以後請閣下注目一點吧。

而今，我帶着許多的中國朋友，舉例子來說，最近由日本返國的詩人兼明星王瑩小姐，或者黃瀛氏，其他電影從業的人都認得，大約下月，我要到上海，視察中國電影界的形色，或者會見中國的文人墨客，使許時間，順便到□□

，我欲接閣下的高談！

矢原禮三郎謹啓：三月十日。

## 編者的話

編者

「太陽吐出明媚的光芒，萬物從春風裏蘇醒。」呵！一九三五的春又來到人間了。但願這「春季號」攜着新的希望，新的力量，在讀者心靈裏刻上一些新鮮的痕跡。

自本刊創刊號問世後，承國內外讀者，紛紛來函：有鼓勵的，有指責的，有讚揚的，有貢獻改進意見的，有入社參加研究的，有惠賜大作的，……這些，使我們感到濃烈的趣味，異常的興奮。可惜，因了生活的迫忙，時間的匆促，未能作個別的答覆，只好在這兒一起答覆吧。——親愛讀者，想都能原諒的！

(一) 我們選稿，絕對公開，而且，鐵面無私：只要是好的作品，就可刊出。本刊每次都有許多新名子出現，乃是鐵的事實。本期的陳子鶴、章庸、易客、江離、今及百靈、周濤等十餘人，都是第一次在本刊出現。

(二) 稿子排列次序，沒有標準，是按編者的興味，看了

題意，稿子的長短，隨手排出的。在前者，不一定是名人，後者，也不一定是名人。——這辦法，我們感到新鮮。

(三) 板本太小，我們也會感到。但，最初是為的攜帶方便，省印工，既然大家都以為大本的省目，壯觀，好，這一期就改了十六開本。而且，盡我們的力量，使內容充實。

(四) 添「讀者之聲」「社員創作選」兩欄，我們十分贊成。惟以經濟的關係，致將「後者」已編成的稿子又忍痛裁去了，這願望讓延到下期補償。

(五) 「對於麻天醉地的其他詩派應加以嚴刻的批評及清算。」這意見很好，極應該做。——這，在二年來，許多朋友都努力這樣做着了。現在，我以為應當自己醒覺。研究，創作「要拿出好貨色給人看」的時候了。那些麻醉青年的詩作，叫他自行隨了偉大時代湮沒了吧。

(六) 「披露「本社研究大綱」，叫非社員也使於研究。」這意見在原則上我們採納。但為了篇幅的寶貴，也就難以實現了。

此外，我們敢堅決告訴讀者的是：(1) 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採納大家意見，時時刻刻在改進中完成新詩歌運動。(2) 「發

擬新詩人，處女作品。」在這新詩被某種文人卑視的時代，一個新人新作，不難「文壇經紀人」介紹不能發表的「中國文壇」被各種門羅主義霸持的時代，本刊是國內外所有無名詩人的總發源地，研究場，論戰所，——這是事實，非「不體發現之空頭支票」也。

三月十五日離滬前：

本刊第三期夏季號准於六月二十五日出版除現有各欄再增加「新詩與新詩人」一欄專討論「新詩作法」及「詩人寫詩經驗」等問題望讀者注意

最精采最適用之小學音樂教材出版，共分三冊：（樣本函索即寄）

（一）表情唱歌五十曲 定價三角

選材適當，內容豐富，為低年級最良好的教材。

（二）小學音樂百曲 上冊共五十曲 定價二角

選材精緻，附有樂理及簡譜，教授學習均極方便，為中年級最優良的教本。

（三）小學音樂百曲 下冊共五十曲 定價二角

內容充實，歌詞高尚，附有樂理說明，為高年級最適宜之教本。該書編者為王介然陳立先，兩先生皆從事教界多年，費五年工夫始成此書。

函購處 青島中華書局

### 社會相

總結算.....尤一(一)

「既成事實」.....趙華(二)

癡子讀.....柳湜(二)

香烟酒.....松泉(三)

哲學  
用照相作比喻.....艾思奇(五)

科學  
從人造金剛石說起.....從賢(一〇)

生活紀實  
入伍的第一天.....王謝(十二)

生活紀實  
我怎樣管到了女工的生活.....琴仙(一五)

各國論  
練習生的自述.....孫烈(一六)

各國論  
論美國.....王紀元(一七)

讀同書  
關於揚棄一詞的疑問.....徐亮(二二)

讀同書  
人和環境.....周鵬等(二五)

讀同書  
關於生產要素.....惟明(二七)

電影名片推荐  
新女性論.....凌鶴(三〇)

### 青年與社會

某木匠.....杜業權(三四)

阿鳳.....方巧芬(三六)

五藝齋.....蔡民(三九)

### 讀過的書

話匣子.....尤一(四〇)

中國經濟現勢講話.....李棧(四一)

### 文化消息

關於手頭字.....陳子辰(四四)

名詞淺釋  
意識.....

名詞淺釋  
認識論.....

名詞淺釋  
反映論.....

名詞淺釋  
第一次.....

名詞淺釋  
大前題.....

名詞淺釋  
不可知論者.....

名詞淺釋  
民有民治民享.....

名詞淺釋  
布洛克化.....

名詞淺釋  
關稅壁壘.....

名詞淺釋  
金融資本.....

一月來的雜誌文章(補白).....北航



欲求印刷之

精良

迅速

價廉

請到——新文化印務局——來!!!

青島膠州路八二號

營業科目

承印

中西文件	各種書籍	五彩商標	傳票股票	新式名片	單據鈔票
------	------	------	------	------	------

精製

銅版鋅版	西式帳簿	華洋信封	摺式支票	彩素信箋	各種日曆
------	------	------	------	------	------

經售

湖筆徽墨	文具儀器	學校用品	運動器具	批發零售	價目克己
------	------	------	------	------	------

電話三五四一號

本局經理天津正利油墨廠出品之

印刷油墨  
騰寫油墨

批發零售 物美價廉  
如蒙惠顧 毋任歡迎



期二第 號季春刊季歌詩 卷一第

版出日五十二月三年四十二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地
其餘地位	正文前	封面裏面	外封面	地位
十二元	二十元	四十元	六十元	全頁
六元	十元	二十元	三十元	半頁

總代發行 上海雜誌公司  
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二四一

出版者 詩歌季刊社  
主編者 王亞平  
本期 零售二角

表價定刊本

特大號	全年	每期
價另訂定戶不加	國內 外同	連郵八角
		二角

徵稿條例

- (一) 歡迎投寄詩之創作，理論批判，譯詩等稿。(譯品請附原稿或指明出處。)
- (二) 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三) 來稿發表後贈本刊全年份。(特別優秀作品，由本社代為出版，或選入一九三五新詩選。)不用之稿附足郵票者一律退還。
- (四) 來稿請繕寫清楚註明通訊地址。
- (五) 來稿交上海雜誌公司轉本社收。

王亞平詩集

# 都市的冬

精裝道林紙實價四角  
精裝西洋報紙實價大洋二角

作者是一個堅苦卓絕的新詩歌運動者，他生長在農村，又跑遍了南北各大都市，吃盡人生苦味，認識了社會內在面，曾用許多筆名在各處發表詩作，他的詩正如他的為人，雄渾，沉着，有力。近將其三年來已發表過的，及最近新作，精選數十首，合為一冊，共分五部：

- (1) 農村的歌——包括農村的春天，閏花，新年等篇。
- (2) 都市的歌——包括都市的冬，南北樓，紡紗室裏等篇。
- (3) 夜的歌——包括上海的夜，青島的夜，夜的期待者等篇。
- (4) 亂離的歌——包括逃難，逃荒者，三等車裏等篇。
- (5) 人生的歌——包括生活的鞭子，汽碾夫，兩歌女等篇。

現已付印，準於五月出版。